

暑假作业

放飞美国

原著 黄矿岩

说 明

我们选用《放飞美国》作为暑假作业，安排如下：

一、阅读：

第一周：从开始到“四种类型的老师”（1-4页）

第二周：从“生物老师……”到“人类进化的新理论”（5-11页）

第三周：从“美术老师……”到“你的未来”（12-24页）

第四周：从“自然科学的……”到“木偶戏风波”（25-34页）

第五周：从“英语老师……”到“面条鸡汤的故事”（35-44页）

第六周：从“历史老师…（上）”到“把学生放在首位”（45-52页）

第七周：从“历史老师…（下）”到结束（53-59页）

每周阅读以后，要做相应的练习，其中有：

- 1 解释和抄写词汇。
- 2 填空练习。
- 3 判断对错。

二、写作：第八周写作文，参照《放飞美国》的格式，写出自己的一个老师的三件事，要求写400字以上。

三、秋季开学的第一周，同学要把暑假作业剪下交给老师，并准备听写以下词汇：

迫不急待	一败涂地	充满情趣	起早贪黑	任劳任怨	难能可贵
千真万确	闭目养神	滔滔不绝	先发制人	慢条斯理	大名鼎鼎
欲罢不能	扣人心弦	一往情深	与生俱来	目瞪口呆	从天而降
捧腹大笑	胡说八道	金榜题名	一塌糊涂	与众不同	不可思议
五花八门	离奇古怪	无穷无尽	妙笔生花	画蛇添足	天涯海角
独一无二	周而复始	奇谈怪论	毫不留情	照本宣科	无稽之谈
自相矛盾	喊冤叫屈	不屑一顾	不以为然	归根结底	为所欲为
无可挑剔	枯燥无聊	趣味横生	心照不宣	迫不及待	充满智慧
不可思议	一饱眼福	自由自在	信以为真	手忙脚乱	默默无语
三生有幸	滔滔不绝	愁眉苦脸	大难当头	潇洒自如	变化多端
没头苍蝇	卷土重来	一输就蔫	得意忘形	游戏人生	大功告成
前功尽弃	六神无主	意味深长	来往频繁	斩钉截铁	孤胆英雄
别出心裁	不拘小节	七嘴八舌			

目 录

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小角色	1	圣诞图片	29
四种类型的老师	2	搞科学的家伙	30
生物老师 Mr. Borman.....	5	木偶戏风波	31
生物故事课	5	英语老师 Mrs. Abrams.....	35
同袋鼠切磋武功	5	爱的奴役	35
长毛的袋鼠喉管	6	小猪和大猪	36
电影考试	7	烦人的 3-8 写作模式	37
人类进化的新理论	9	调整心理的高手	39
美术老师 Brother Wanda.....	12	哪个出生在先	40
不是一个老和尚	12	收到一阵狗叫声	41
画下你的手	13	面条鸡汤的故事	41
艺术家的眼力	15	历史老师 Mr. Henrich（上）	45
苹果与橘子	16	最好的在最后	45
创造力	17	他是谁	45
画个外星人	18	欢笑是最好的医药	46
回家的线路图	19	疯狂头发日	46
“画”字	20	解不开的谜	47
不存在的动物	21	把学生放在首位	50
高菲尔特人	22	历史老师 Mr. Henrich（下）	53
你的未来	22	智力竞赛	53
自然科学的 Ms. S.	25	游戏一回课题研究	55
我是中国人	25	第九频道新闻	58
牛比狮子跑得快	26	暑假作业	61

第一周

An Insignificant but Uneasy Role 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小角色

我是刚过 5 岁生日没几天来的美国。算起来，我到美国很快就有 11 年了。

在我快 16 年的生命中，“11 年”虽然不是我的 wholelife，但却是我的主要经历。说来也简单，我的全部“丰富”经历都来自学校——从美国的幼儿园开始，我每年在学校里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直到去年进了 Moeller 高中。仔细一想，我竟然已前后进过了 6 所学校。要是用 11 年的时间来研究一样东西，相信一定会有所成就。同样，用 11 年的经历来体验一个东西，也一定会有所收获。

据我父母说，我到美国的第一天，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报告我的新发现：美国人骑自行车的姿势 (zishi) 和中国人不同。美国人都是耸 (sǒng) 着肩，头前伸，翘 (qiào) 着屁股坐在高高升起的车座上，飞快地踩着脚踏子；而中国人呢，却是直着腰，稳稳地坐在矮矮的车座上，悠 (yōu) 然自得地向前滑行。

可惜在这本书里，我不能拿中国和美国的学校来做比较。因为我在中国学校的经历实在少得可怜。对我曾去过的中国幼儿园，我还有些零零星星的记忆，比如穿红外套的老师、我的小伙伴田海、午睡老是睡不着……That's all .

其实，就是到了美国以后上的幼儿园，对我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事了。我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到幼儿园第二天，我同一个比我大的美国孩子打了一架。为了自卫，我好像是咬了他一口。

另外，家里保留了我在 Mcguffly 幼儿园的一段录像。那是我们班的小朋友表演“Bambi”。老师让我演的角色 (role)，是同 Bambi 顶角而“一败涂地”的无名小鹿。我当时还不会说英语，自然也不知道什么鹿王的儿子“Bambi”不“Bambi”的。我只知道我不能输 (shū) 给任何人。同扮演“Bambi”的全班最大个儿的同学头顶头表演顶角比赛时，我使出全力硬顶过去。结果，鹿王的儿子不仅给我击败了，还因为被我搞痛了头大哭起来，表演乱成一团。

从这个 insignificant but uneasy 的小角色开始，我进入了美国的学校，开始了我很不安分的，但充满情趣的学校生活。

我的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 Kramer 学校里度过的。因为 Kramer 学校只有一到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时我上的是 Stewart 学校。这所学校也只有两个年级。六年级时，我们家搬到了 West Chester，我就上了离家很近的 Adena Elementary。后来，我是在 Lakota school district 的中学读的七年级和八年级。九年级那年，我考上了 Cincinnati 市一所私立男校——Archbishop Moeller High。

如今，我已是 Moeller 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

我从来就不是老师的“宠物 (chǒng wù, pet)”。但我绝不是一个坏学生。我知道我的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看我的。

(Teachers always appraise their students. Students should also form opinions of their teachers, but the opportunity to evaluate their teachers arrives much less than those of the teacher. Also, very few people have any concern over what students think about their teachers. Who has the patience to listen to some high school student ramble on about his teachers?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praise and give my critique on my American teachers.)

Four Types of Teachers 四种类型的老师

(I don't want to be an educational theorist. I don't want to take too much time out of my life to think about educ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ing it. My "four types of teachers motivation" come from my own feelings and from my observations of my teachers. No matter what other educational experts say, I still believe that my theory represents my opinion.)

我认为判断一个老师的好坏，除了看他或她怎样 (how) 教书外，再就是看他或她为什么 (why) 要当老师。这个 why 是教书的内在动力——inner motivation，是隐藏在老师教学行为后面的推动力。

老师走上讲台的原因很多，每一个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做老师的动机。如果把老师的内在动机排一排队，可以发现大致上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老师，"Livelihood Is the Purpose".

这种老师以教书作为一种挣钱养家的职业 (zhí yè, job)。只要能把饭菜放在家庭的饭桌上，什么学生、学校、教书都是次要的。在这个充满竞争 (jìng zhēng, competition) 的社会里，这种动机 (motiation) 可以理解。

许多人认为：美国是个充满机会，对每个人都很公平的地方。这并不完全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我与你对着干，你与我对着干，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对着干，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对着干。这就是竞争，永无休止的竞争。这些人究竟在争什么？钱！金钱驱动 (qū dòng, drives) 着整个社会。任何一个事件都首先离不开“钱”这个命题。

这就是 "Livelihood Is the Purpose" 那种老师的动力：他们为生存而挣钱，或为挣钱而生存 ("to make money for survival" or "survival to make money")。不管你信不信，在美国挣钱并不容易。很多人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而谢天谢地，于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保持这份工作。工作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虽然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这种工作动力不可能带来什么太好的教学结果。其实，与其他的一些工作轻松、不很重要的职业相比，老师的收入要少得可怜。一个一般的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 一年所挣的钱相当于 20 个很成功的老师的工资总和。从这一点上看，只是为了想挣钱养家的话，当老师可不是个最明智的决定 (not the wisest decision)。

第二种老师，"Pride Motivation".

(Within the seven deadly sins, the one I'm most familiar with is pride. Pride is the one sin that I can't deal with. Everything I do (whether good or bad) comes from this motivation.)

Pride 是一些老师工作的原动力。爸爸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与我曾祖父 (great grandfather) 同时代的学者，当年没有考上北京大学。他发誓 (swore to himself) 说：“我虽然考不上北大，但总有一天我要到北京大学来教书！”后来，他非常努力学习。他终于成了著名学者，当上了北大教授。他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就是 Pride！

这种老师，往往是知识渊博 (very learned and erudite)，只要能满足“pride”，就很愿意与他人分享他们的知识。他们可能并不在意他们的付出，他们追求的是发现自我、证明自我，从中感到满足。

这类老师工作会很努力，可能会很出色。可是他们满足 pride 的原因常常是因为害怕失去面子。问题是学生们往往又最爱挑老师的不是。面对“不听话”的学生，这种老师很容易失去耐心 (nài xīn, patience)。也就是说，“pride”的另一面同样可能会使老师走上不成功之路。

(The last two motivations are the two that I believe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eacher whom everyone hates and a teacher whom everyone looks up to.)

第三种老师是 "Educationally Motivated" .

有的老师以改造人的责任感来教书，或者说把教书看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 (they make education their service to society)。这种老师在教书的过程中很注意用个人的人格力量 (powerful morality and role model) 去改造人。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试图告诉学生怎样做人，他们往往能影响和改变学生一生的生活。

让这种老师走上讲台的主要动力显然不是钱，也不是自己的 pride。他干这一行是因为他感到有一种责任——用人格的力量去影响、去感化学生。

(The best relative example I can give is when someone really good at Gung Fu takes on an apprentice. What does the master get from it? Nothing. Why is he teaching then? The master has something that is so valuable that he has to see that it keeps going. This type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orms the best environment for information and ideas to be learned and to be taught, because neither the student nor the teacher is worried about anything but learning and teaching.)

这种类型的老师很容易辨认。他或她有时候会把正在讲的课停一停，给你们讲一些人生的一般道理。如果有一天，你从课堂里走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刚刚学到的一点东西，将对你的一生都很有价值；或者它总是让你不断地去思考，去寻求结果；祝贺你，你得到了一个好老师。

八年级的最后一天，当我从 Mr. Henrich 的最后一节课里走出来，我意识到我在这一年中最大的收获 (shōu huò) 就是：愉快地去生活！人活着的每一天不是为了悲伤。

可以说，这个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成了我对生活看法的新版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要愉快地去生活。

不知你看过影片 “Dead Poets Society” 没有？有一所很古板、严厉的私立高中，它的学生都一心向往名牌大学：Stanford, Yale, Princeton, Harvard ……他们学得很努力，成绩也非常好。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在生活中发现能令他们感到愉快的东西。于是，自杀、psychological abnormalities、depression 等充满了学生的生活。

影星 Robin Williams 扮演一个新来的教文学的老师，他显然与其他的老教师不同。他教学生怎样去热爱、享受 (xiǎng shòu) 生活中的乐趣；教他们怎样去看待、认识世界，让他们感受到真实的世界。

其中有一幕 (mù) 很感人：为了让学生们明白，当你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时，世界就会变得很不一样，老师站到了课桌上，从上往下看课堂。学生们一个接着一个站上课桌，最后全班人都站在课桌上俯视 (fǔ shì) 教室。后来，这个老师被学校解雇 (jiě gù, fire) 了。临走前，全班学生默默无语地站在书桌上为老师送行……

在很多方面，Robin Williams 扮演的那个老师很像我八年级的老师 Mr. Henrich。

我将在后面专门用最长的一章来向你们讲述 Mr. Henrich 的故事。

第四种老师，“Labor of Love” .

(A labor of love is a phrase for a task that is very taxing on whoever is trying to do it. This person has to work hard and suffer and suffer, but gain no immediate benefits.)

想一想父母生养孩子吧，除了增加负担，他们还得到什么？为了孩子，他们起早贪黑，孩子饿了在凌晨四点会大哭，得半夜起床不停地换尿布……婴儿 (infant) 从来就不会感到满意，也从来就不会坐下来对父母说 “Good job” 或 “Thanks”，当然更不会给父母以物质回报。但他们的父母任劳任怨地为孩子干这干那……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原始的，自然的，天生的。

以一种养育自己孩子的心态去教育学生的老师，是有着强烈天赋 (fù) 爱心的老师。我曾有过两个这样的老师，在我的一生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会向你们讲一讲他们的故事。这样的老师就是那一种可以让你像信任父母那样去信赖 (xìn lài, trust) 的人。这种老师应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现实中你很难得到这样的老师。

第三种类型的老师与第四种有共同的地方。我总把 Brother Wanda 和 Mrs. Abramssintosthe 归为第四类，特别是 Brother Wanda，完全是心里的 “爱” 在驱使他教书，我相信没有钱，他也会继续教下去。

第三类老师，虽然他们不是为了钱，但没有钱他们也可能不会去干。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把我尊敬的 Mr. Henrich 划归第三类。但心里又觉得对他不公平。如果我去问他：“没有钱或少很多钱，你还教不教我们？” 我不能想像他会怎么回答我。

想一想你所拥有过的老师，他们都是属于哪类？他或她是你的老师？或是你的朋友？他们只是在教室里给你上课，还是与你的生活同在？很遗憾，真正能在我心里占有一个永远抹不掉的席位的好老师不太多。

我在美国生活的 11 年中，有过许多的老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和我的美国老师们的故事。

第二周

生物老师 Mr. Borman

Stories in Biology Class

生物故事课

在英语中“wacko”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没在美国生活过，查一查字典看，你会发现“wacko”是美国式的俚语，指那些不正常的人，或者说“怪人”。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我曾遇到过不少“怪人”，但没有一个像去年我在 Moeller High 所遇到的那个人那样，对我产生如此的强烈影响。

这个怪人，就是我的生物课老师 Mr. Borman。

Mr. Borman 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个慈祥 (cí xiáng, nice) 的老头子，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害怕的地方。不过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那就是 Mr. Borman 算得上是个“怪”老师。

如果去问一问同学们对 Mr. Borman 有什么印象，你将发现所有的人一定会提到 Mr. Borman 是讲故事的奇才。而且，每一个人都会记住他讲过的一些故事。不错，很多老师都爱在课堂上讲些故事。老师可能会停止授课几分钟，讲个有趣的、常常又是很滑稽的小故事。当然，那些故事往往与所上的课多少都有些联系。如果故事离题太远，老师也会主动把话题扯回来。可是，Mr. Borman 的故事却是时时处处无不贯穿整个课程。他的课就是故事课，从课堂讨论到他的故事，再到提问，然后又回到一个新故事。

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只睡了四个半小时，到午饭时，眼皮已经越来越重，都快睁不开了。到了下午上生物课时，坐在第一排的我，开始把头伏 (fú) 在桌面上，当时我还没睡着，因为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应该合上眼睛。几分钟后，我终于原谅了自己，那就闭上眼睛几秒钟吧，总之是“闭目养神”，不睡过去就是了……

忽然，我被一阵爆发的笑声惊醒。糟糕！我还是睡着了。

这笑声不是那种老师说了个笑话而引起的有礼貌、有节制的笑，而是无法节制的狂笑，是那种搞得人们肚子痛、满脸通红又喘不过气来的大笑。我赶紧擦掉睡着时流下的口水，向四周看看，想搞清楚我是不是引起大笑的原因，看看是不是有人发现坐在前排的我刚刚睡了一个“猫觉”。

看起来竟没人注意到我的小小午睡。所有的人都眼睁睁地盯着老 Mr. Borman——他站在讲台上笑眯眯的，就像个三年级的学生。

"Kung Fu" with a Kangaroo

同袋鼠切磋武功

我不知道刚才我这个“猫觉”到底睡了多久，课堂上似乎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在 Mr. Borman 的课上，如果你打瞌睡的话，你将错失很多有趣的信息。这个老头子从来就没“捉到过”我的偷睡。不过，我宁愿相信他一定是看到我在睡觉的，因为我就坐在他的鼻子底下。话又说回来，可能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偷睡。你在梦乡里游荡，是你自己失掉了欣赏有趣的故事的机会。

同桌告诉我，刚才 Mr. Borman 正滔滔不绝地讲着细菌和微生物时，一个机灵同学的一个有趣问题，忽然激发了 Mr. Borman 的故事灵感，他随手就抛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我没听到这个故事。不过没关系，Mr. Borman 这会儿又转到了他到 Australia 旅游时被袋鼠击倒在地上的故事。

“……我们来到动物中心，导游领着我们来看袋鼠的打架表演。你们谁看过袋鼠打架？知道袋鼠怎么打架吗？这些家伙生来牙齿不利，咬不了人，但它们会拳击 (quán jī, punch)。那些表演的袋鼠都练过拳击。导游想找个人去同袋鼠比试比试拳脚。好吧，当时我想，既然我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一下自己，那么就让我来试一试吧。我走进场子，对袋鼠说：‘你这个蠢东西，看我来踢你的屁股！’我像伟大的拳击手 Ali 那样摆开架势……忽然我发现自己很傻，这二十多个游人直勾勾地瞪着我，那还不是巴望着袋鼠来踢我的屁股？该出手时就出手，何不来个主动出击？我瞪大眼睛盯着那个大家伙的眼睛，想给它一个心理上的下马威。谁知，这个该死的家伙看了看我，突然‘嘭’地猛一记右勾拳。就这么一下，我当时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那个该死的导游竟然不相信我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袋鼠先发制人地击倒了。

我妻子后来说，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我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走进急诊室 (the emergency room)，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我的屁股被那该死的袋鼠踢了一脚，……’”

从同袋鼠打架的故事，老 Borman 又转到了他当摔跤队员的故事，说道：“这个故事要比同袋鼠打架更精彩……”故事一直持续到最后的两分钟，于是，应该布置的作业也只好推到第二天去了。

Hairy Kangaroo Throats

长毛的袋鼠喉管

上学期生物课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很快地完成了考试。离下课还有 15 分钟，有的同学盼望着快些下课，但大多数同学却还想听老 Borman 讲故事。果然，Mr. Borman 在他那神奇的魔术帽子里又掏出了一个故事，一个曾经发生在他的生物课里的真实故事。

老 Borman 靠在讲台上慢条斯理地说道：“这个学年我们没有机会学解剖 (jiě pāo, dissection)，告诉你们，解剖课有趣极了。你们只需坐在那里把一个东西胡乱地分解开，等到老师叫停时，你就得个 A。我在这里教了 30 年解剖课，有个关于袋鼠喉管的故事很有趣！”

老 Borman 三言两语立即就把大家听故事的兴趣都调动起来。同学们都闹嚷嚷了：“快，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

像以往一样，Mr. Borman 的故事总是从同一句话开始：“在你们出生以前，当你们的父母坐在这个教室时……”

30 年前，也就是 Mr. Borman 当老师的第一年，他给学生上解剖课。学生们都爱上解剖课，因为用老 Borman 的话来说，有谁会去把一个生物切开，研究其内部结构呢？当然是机会难得。那年，他们是解剖小乳猪 (feral pig)，目的是要让学生弄清楚哺乳动物 (mammals) 的内部结构。但是小乳猪的喉管 (throat) 部分不完整，很多学生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部分的结构。于是，老 Borman 决定专门补一补这一课。但是乳猪的喉管不容易找。经过了解，他发现可以向一些专门经营教学设备的公司订购袋鼠喉管。老 Borman 很高兴，马上向这个公司订了一批袋鼠喉管。当时，老 Borman 也正在准备上哺乳动物的生殖系统 (reproduction section) 的课程，他同时也订购了狗的生殖器官 (scrotums)。

没几天，接到了公司寄来的包裹。学生们都很高兴。不用做作业，还可以在上课时玩袋鼠的喉管，哪能不高兴呢！

老 Borman 自嘲地说：“像每个聪明人一样，我想起了我在 Australia 旅游时，当地人曾向我们演示过如何用袋鼠喉管吹奏出美妙的音乐来。于是，我就教孩子们怎么吹袋鼠喉管。”老 Borman 先演示，他使劲吹那个喉管，怎么吹都没有声音。然后，同学们也都试着吹，但没有一个人能吹出声来。

忽然，一个学生叫道：“Mr. Borman，为什么我的袋鼠喉管会有毛长在上面呢？”

老 Borman 有点火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个袋鼠喉管到了美国就吹不响了。他对那个孩子叫道：“使劲吹！”

全班人一起研究了 10 分钟，也使劲地吹了 10 分钟。

一声惊叫从教室后面传来，一个学生恐怖地惨叫：“哎呀！我的上帝！”

老 Borman 看见那个学生把手中的袋鼠喉管丢在地上，像甩掉什么脏东西似的，大叫道：“Dog scrotums! We've been blowing on dog scrotums!”

他指着装器官的盒子，上面印着的字样是“Dog scrotums”。

全班马上大乱，大家立即丢掉手里的“袋鼠喉管”，冲进洗手间大吐特吐。

原来，那个公司寄来的都是 Dog scrotums，袋鼠喉管还没到货呢。

作为一个笑话，也作为一个教训，这个故事据说老 Borman 是年年讲。连生物老师自己都没有首先认出到底是生物的哪个器官，何况学生？对自己的失误，老 Borman 的坦率比故事本身更生动，更有意思。

Film Test 电影考试

到学年结束，每门课都会有个大考。当然，老师在整个学年中都会不断地警告你、提醒你：“亲爱的家伙们，你们还有个考试呢！这个考试会很难，很难！”

告诉你，每个老师都是这样，Mr. Borman 也不例外。但 Mr. Borman 的考试与其他老师、其他课又不太一样。

学期开始时，Mr. Borman 也像其他老师那样，给我们指定一个学年考试大概的方向，好让我们有所准备。他在第一节课就留给我们一个预告：“在这一年里，我的目标就是要教会你们一些东西。你们一定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实话告诉你们，我打算教会你们如何看电影。”

看电影？

在学校，我们也常常在上课时看电影，但那一般都同我们学习的内容有关联。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加强对课程的理解。

Mr. Borman 教的是生物课，生物课能有什么电影好看的呢？更何况，他还声称要教会我们怎样去看电影。我们又不是学文学，写剧本，为什么要去学怎样看电影？班上没有一个人明白他的意思。

怪人就是怪人，是不是？

当然，Mr. Borman 要在课堂上给我们放电影，就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任何一个胜任的校长都会知道，允许老师放与课堂学习无关的电影不是什么好事。不过这个问题用不着我们担心，Mr. Borman 应该可以找到放电影的适当理由。

在我们开始学习灵长类动物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在课堂上看了两场电影：一场是关于 Big Foot 和 Yeti 的冗长的推理记录片。另一场则是真正的电影 “Gorillas in the Mist”。不管怎么说，这两场电影还是同我们正在学习的内容有联系的。尽管我认为那个有关 Big Foot 和 Yeti 的片子，并没有多大的教学意义。

看这两场电影，还实在是小意思。再往下我们又看了 “Jurassic Park”。我想大多数人一定都看过这个关于恐龙的电影。说实话，这确实是个不错的片子。这个投入了大量资金的科学幻想电影，是一部血淋淋的、充满悬念的电影。这部由大名鼎鼎的 Michael Crichton 写的电影，在 Mr. Borman 的生物课的基因 (genetics) 和 DNA 的教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大概是电影制片商不曾想到的。

Jurassic Park 到底与学习基因有多少关系？恐龙被克隆，然后就是一群恐龙追人吃人。总之，这个故事是因为基因克隆 (genetics) 而引起的，也算没有离题吧。

我们在 Mr. Borman 课堂上看的最后一场，也是最出格的一场电影，是一个名字叫做 “Tremors” 的并不怎么出名的电影。

说起来还真巧，这部片子据说是我爸爸到美国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有趣的是，这也是我来美国后真正看懂的第一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除了那个 Kevin Bacon 以外，没什么有名的演员，主题和情节都很一般。电影也没什么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是爸爸把它记录下来后同我一起看的，看得我从头到尾不停地惊叫。这就让我深深地记住了它。我刚看出些名堂，却又不太懂。于是，我欲罢不能，就看了又看。从那以后，我至少看过两百遍。我可以把全部的对话都背下来，闭着眼睛我也可以跟着电影的情节对话。每次看见电视上重放，尽管什么细节我都记住了，我还是会又跟着看一遍。

就这么奇怪，我就是喜欢看这部电影。我想，即使将来我老了，在我的心里，都会给 “Tremors” 一块小小的保留地，因为这是我能看懂的第一部英语片。

说起来很有趣，Mr. Borman 也是这部片子的影迷。他甚至很坦白地承认 “Tremors” 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也许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这部电影了，他在上课时给我们放了一次。不但如此，学期结束的考试，也竟然考的是这部电影。按他的计划，关于这部电影的考分，将算做学年考试的附加分。

开始我认为，这个片子既与基因沾不上边，又同进化无联系，甚至和生物学也关系不大。电影里有个搞地震研究的准科学家（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还出现过几个地震仪的镜头，只能算是部科学幻想片。

故事很离奇，它发生在一个只有 14 个人的小镇上。这个小镇名叫 Perfection，座落在 Nevada 的沙漠中。影片里的两个主角——Valentine 和 Earl Basset 开着车到镇上找工作，但镇上的人很奇怪地一个个死去。后来，他们发现原来在地下住着几个巨大的酷似蚯蚓的怪兽。我第一次看时，叫它们做 “地龙”。地龙看不见东西，但听力却特别灵敏，而且可以在地下的泥土里行 “爬” 如飞。地龙的智商很高，很快就学会如何与人斗智……

整个故事，讲的就是小镇上的几个人，在断了外援后，怎样与怪兽斗智斗勇的扣人心弦的详细经过。

好了，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那么，就看看下面的试题，看你能答出几道：

1. 电影中的小镇的名字叫什么？
2. 小镇在哪个州？有多少人口？
3. Earl 姓什么？

4. Valentine 和 Earl 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只看过一遍这部电影的人，很多问题绝对答不出。谁会去注意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呢？比如，Valentine 和 Earl 公司的名字从来就没有人提到过，只是印在他们开的卡车的门上，整个镜头只出现了不到 30 秒钟。

上面列出来的题目还算是容易的了，整个考试共 90 道题，有的题出得绝对让你料想不到。比如，某个主角开的车是什么牌子？他们戴什么样的帽子？有几个人死了？有几只怪兽死了？它们都是怎么死的？

最让人大叫头痛的是，Mr. Borman 竟然问道：“在电影里，有两个角色共开了多少枪才杀死了一只怪兽？”

那两个开枪的角色是一对夫妻，收藏了很多枪支。一只怪兽闯进了他们的枪支收藏室，两口子用各种枪（包括信号枪）轮番对着怪兽打了近 10 分钟。天才知道他们到底打了多少枪！

别忙，我知道，正确答案是 92 枪。我怎么知道的？

老实说，实在是很幸运，我对这个电影的熟悉程度连我自己都吃惊。听说要考这个电影，我的牙都要笑掉了。这当然也是 Mr. Borman 一个学年中最得意的事了。他不但能为我们放一次他最喜欢的电影，还能教一教我们“怎样看电影”。

全部考试共 90 道题。班上的平均分是 50-60 分。

Mr. Borman 的评分体系是用你所做对的题除以 10，就是你得的分。也就是说，90 分最后只得 9 分，然后作为附加分加进全年的总分里去。当然在全年的总分中，它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猜一猜我得了多少分？89 分！据 Mr. Borman 说，这个考试他已经搞了多年，我的 89 分是最高分，至今还没人能打破这个记录。

当然啦，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老 Borman 和我，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人对“Tremors”如此一往情深的了！

A New Theory on Human Evolution

人类进化的新理论

如果我没有把这个“Anunaki”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实在不应该结束这一章，也根本没有反映出老 Borman “故事生物学”的本质。因为“Anunaki”的故事应该算是老 Borman 故事集里最精彩、最有名的故事了。

显然，Mr. Borman 自己也是很欣赏这个故事的。他收着这个宝贝，一直等到我们上到人类进化 (evolution) 这一节时才掏了出来。老 Borman 用了整整两天生物课的时间，才给我们讲完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上帝创造论和达尔文 (Darwin) 的进化论。但是老 Borman 的这个故事却创造了一个理论。让我和同学们对人类的进化从此充满了好奇心，并且使我们神奇的想像力不可抑制地无限延伸……

老 Borman 是这样将我们的生物课引进故事境界的：“在人类社会，被人类赋予非常特殊价值，但实际上又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是什么？”

同学们你望望我，我看看你。

老 Borman 继续说道：“不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哪个时代，能有什么东西比人的生命更有价值？不是爱，也不是权力，而是一种特殊的物质——金子。不论在古埃及，古中国，还是在现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金子从来都是财富的象征。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在金属世界里，金子既不是最硬的，也不是最耐用或者最轻的，更不是最稀有的。金子的用处对人类来说远远比不上许多其他的金属。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需要金子！这几乎已成为人类的自然属性。这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埃及人 (Egyptians)、住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住在非洲的各种民族，他们并没有现代的通信工具和条件来进行信息交流，但他们做的却是同一件事，都有着共同的爱好——收集金子。为什么几千年前分散在各洲的人类，都患上崇金症呢？唯一的解释是，人类生来就知道金子的价值。是否人类的头脑里早被编进了崇尚金子的程序？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这种对金子的无来由的爱，就是 Anunaki 理论的基础。

“所有研究人类及灵长类动物 (primate) 进化的人都知道，科学家到目前还不能完整地发现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痕迹。在现代人出现之前，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叫 Cro-Magnon 的动物，或者可以叫做 Cro-Magnon 人。他们看上去同现代人已经很接近了，他们的骨骼结构 (skeletal structure)、内脏器官 (inner organs)、以及他们的文化全都能证明，他们很可能就是人类的祖先。但是进化的链条却恰恰在这里中断了。从 Cro-Magnon 人到现代人之间有很长很长一段空白，科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证据。很多人试图去发现什么，比如有人认为有一种叫“Big Foot”或“Yeti”的动物存在，但谁也没有找到任何真凭实据……

“不久前（注意，现在已经从生物进化进入到故事），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很古老的城市遗址。这个古老的文化叫 Phoenicia，它的存在甚至还在古埃及文化之前。这次考古的最重要发现，就是一块刻满 Phoenicia 文字的石板。后来，语言专家终于破译了石板面上的古 Phoenicia 语，石板面上记载了一个令全人类目瞪口呆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Anunaki”人，那是一个来自外星的种族。“Anunaki”人具有高度发达的科技，但他们的星球却正在走向死亡。就像如今地球人遇到的困难一样，大量的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严重地破坏了大气层，全球的温室效应 (Global warming) 正威胁着 Anunaki 星球。聪明的“Anunaki”人发明了修补大气层的方法。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就是金子。科学事实证明熔化的金子薄层能够修补大气层，就像补衣服裤子的洞那样。然而，金子在 Anunaki 星球上却存量不多。为了整个星球的生存，他们派出了宇宙探险队，到别的星球去寻找金子。

根据 Phoenicia 石板的文字披露，Anunaki 人与地球人很相似，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 4000 万年。他们的星球在银河系的边缘，环绕着另一个恒星运转，每 60 万年，他们的星球就绕恒星一周。也就是说，一个 Anunaki 年相当于 60 万个地球年。每 60 万年，Anunaki 星球就会有一次同地球最接近的机会。这样，Anunaki 人就可以顺利地到达地球。

第一次到达地球，Anunaki 人就发现地球上大量的他们极需要的金子。他们还发现了可怜的、还未开化的 Cro-Magnon 人。于是，他们决定使用基因技术，改变低层次的地球人的素质，让地球人成为他们永远的金矿发掘人。Anunaki 人把他们的基因植入 Cro-Magnon 人的身上，并注入了有关金子价值的因素，让地球人世代代为积累金子而努力。当下一个 60 万年到来时，也就是 Anunaki 星球离地球最近的时候，Anunaki 人就会从天而降，把地球上开采的所有金子带走。

Phoenicia 石板上的故事解开了人类的两大谜团：一是为什么人类赋予金子这么高的价值。二是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中从 Cro-Magnon 人到现代人之间的空白……

哇，多么精彩的故事！

老 Borman 在结束故事之前很风趣地说：“要想证明 Anunaki 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可能还要等 50 万年。到那时候，如果 Anunaki 人来了，我们地球人却已用金子来补我们自己的大气层去了，我们可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老 Borman 的故事讲完后，班里的同学一连很多个星期都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都是 Anunaki 人。大家的想像力异常活跃，各路“科学家”们都试图要证明 Anunaki 理论要比上帝创造论、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有道理。有人指出，人类对神、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是 Anunaki 人来到过地球的一个旁证；也有人找出当年西班牙人第一次到美洲大陆时，土著印第安人主动给了他们很多金子的故事，等等。他们都想为 Anunaki 理论提供证据。

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对地球的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基因工程、对外星球探险的关注。我想，这一切一定是老 Borman 所需要得到的。

（本周作业在第 61 页。）

第三周

美术老师 Brother Wanda

Don't forget, Moeller is a very famous Catholic school. When compared to other schools, besides the main difference of being a private school, there is a group of very special people at Moeller, the Marianist brothers. The brothers at Moeller are very different yet alike to the robe wearing, always praying, and homely-faced brothers you see in the movies or on TV.

A brother is very much like a monk out of the temple.

They can't get married, they can't drink, they can't have personal money and they can't take money for their job. If they are offered money, they have to share it with the brotherhood. The life of a brother is devoted to one thing, faith in God. The Marianists are a brotherhood of people who are all devoted to giving their life in faith of God and the Virgin Mary. There are Marianists all around the world.

Moeller itself is a Marianist High School.

He's Not an Old Monk

不是一个老和尚

想一想，有这么一个人，他很不一样，甚至有点反常，但很酷！你无法想象：如果你没有机会认识他，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你会从这个人身上体会到上帝的幽默感 (a sense of humor)，他还会对你的生活起着重大的影响。

如果在你的周围找不到这样的人，就请到 Moeller High 来，到我们的美术班 (the art class) 来，我让你认识一下我的老师——Brother Wanda。Brother Wanda，一位 69 岁的 Marianist Brother。他同另外 8 个 Marianist Brothers 一道，住在 Moeller High 的校园内。算起来，他在 Moeller 已经教了 30 年美术课了。

我可以坐下来同你聊几个小时的 Brother Wanda 的故事，保证让你边听边笑。我同爸爸读金庸 (yōng) 的小说，小说里那个让人捧腹大笑的“老顽童”是个道士 (Taoist)。而我身边的 Brother Wanda 则是美国版本的“老顽童”，但他是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s into your mind when you think of a sixty-nine year old monk? You are thinking very serious, wise, and mature, someone of noble character, a poker-faced martinet. This was what I thought Brother Wanda would be like before I took his class.

记得上美术课的第一天，看着眼前这个相当老的老头，跳进我脑子的第一个印象是：he wouldn't take any crap from anyone，和我在课前想象的老和尚差不了多少。就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再多想时，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走进教室，见到 Brother Wanda，他亲热地抓住老头子，要同老头子摔跤 (shuā jiāo, wrestle)。Brother Wanda 在那个高大壮实的学生的后脑勺上回了一“拳”，然后，两人都哈哈大笑。这种父亲和儿子般的关系从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从那一刻起，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 Brother Wanda，一个 69 岁的老人，却有着 12 岁孩子灵气的老人——老顽童。

几个月后，我发现我和 Brother Wanda 的关系也已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忘年”的地步。

我在他的课堂里学得很好。每天我出出进进地跟他开着玩笑，而他也进进出出地开着我的玩笑。有一天，我忽然决定要同这个“老顽童”好好比试一下，看谁的嘴上功夫厉害，看谁能在开玩笑中占上风。当然只是为了好玩。

我走进教室，装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说道：“Brother Wanda，我简直是太讨厌画画了！今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Brother Wanda 正在办公桌前干着什么，他头也不抬，说：“这个借口你上个星期才用过，不灵了，干你该干的事去吧！”

我又继续装下去，说：“真的，Brother Wanda，我在这整个一年中，什么都没有学到。”我想搞得老头子生点气。

他笑呵呵地抬起头来，问道：“难道你们的惩罚课老师没有教你什么东西吗？(They don't teach much down in detention?)”Brother Wanda 的意思是：你不好好学习，尽挨上惩罚课，当然没学到什么了，那可不是我的事。老头子真是够机灵的。

斗嘴的第二个回合，我又败下阵来。二比零。

我马上反驳：“事情并不是这样，主要是我那个爱胡说八道的美术老师有问题。”

Brother Wanda 摇摇手，说：“这可不是我的问题。我又不会说中国话。”

听到这里，全班同学都拍手大笑起来……

一个 69 岁的老修士同一个 15 岁的中国男孩斗嘴玩，这场戏可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

我往椅背上一靠，说：“总之，我今天是不想干什么的了，我可能是不适合学美术。”

Brother Wanda 转过身来，一脸正经地说：“矿，你还记得上次你说你不想画画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继续装傻，跟着他耍贫嘴：“哇，美国海关警察不会再来吧。(Not……the customs police……again!)”

他很缓慢，很庄重地说：“这一次呀，你说的那个老顽童要来打你屁股！”（他竟然还记得我对他说过的中国老顽童的故事。）

听到这里，全部同学都停下了手中的画笔，笑得倒了一片。

我装出得意的样子，指着大家说：“Brother Wanda，你看看，还是我赢了吧！这下子可是没人画画啦！”

他向四周看了看，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用手敲敲桌上的成绩表，说道：“Hmm……don't know, but this 50% grade in art can't help your chances of hitting Valedictorian……”

我大笑，叫道：“好啦，好啦，算你赢了。我开始画画就是了！”

Drawing Your Hands

画下你的手

说我从 Brother Wanda 的美术课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绝对是我在同 Brother Wanda 开玩笑。其实我在这一年中学到的东西，要远远超过我过去所有的美术课的总和。

Moeller High 的美术教学很有名气，美国每个有名的美术院校都有从 Moeller 美术班毕业的学生。Brother Wanda 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艺术家，他是那种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艺术里的人。就像他知道怎样能制作出一幅真正的画一样，他知道应该怎样去培养一个真正的美术家。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从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

每一年新生入学，Brother Wanda 只招收 30 名学生。要进这个班，你必须要通过一个 Brother Wanda 特别设计的美术考试。据说，这个考试已经持续了 30 年。

我通过这个考试的故事，说起来有些意思。我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参加 Moeller 的入学考试的。当时，我还有半个学期就要从初中毕业了，我的朋友 Matt 约我一起去考私立的 Moeller

High。那时，我对这所高中一无所知，因为我是准备上公立高中的。当然，我爸爸妈妈也都不了解这所学校，Moeller 是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我们又都不信教。是 Matt 拉我去考着玩的。考试那天，我问妈妈要了 10 元考试费，带上两支 2 号铅笔就去了。那天考的是英语和数学。

几个月后，学校发榜，我竟然“金榜题名”，还得到了学校的奖学金。按照学校的规定，想上美术班的学生，在入学考试的那一天必须参加美术考试。因为我是临时参加考试的，对这些规定一点都不知道。

由于得了奖学金，再加上 Ms. S. 的恶行破坏了公立学校的形象，爸爸妈妈才认真考虑送我上私立学校。待我们决定上 Moeller High，开始制定学习计划时，我才第一次听到 Moeller 的美术班。

那天，爸爸妈妈陪我去见我的 counselor，counselor 问我：“你喜欢选修什么样的艺术课呢？你可以参加合唱团，也可以选修艺术课……”

“难道你们没有美术课吗？”我问 counselor。他笑了笑，告诉我这个班已经满员了。怎么可能呢？新学年才刚刚开始呀！

counselor 简要地介绍了 Brother Wanda 的美术班的情况。但要进入这个班，必须在入学考试时，参加并通过这门课的考试。现在美术班的筛选工作已完成，这时才提出这个要求，已太晚了。

我酷爱美术，失掉这么好的机会，真让我感到遗憾！

爸爸妈妈力陈我的美术天赋，请求 counselor 向学校反映我们的要求，希望能给我一个补考的机会。

两天后，学校同意补考。一星期后，收到考卷。

美术考试卷，文字题似乎没有太特殊的地方，拿起来我随手就答了。倒是“应用题”，看上去有点名堂，一共有六道“应用题”，看来是考我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下面举例说明几道要费些脑筋的考题：

一张纸上，零乱地画着一些似乎是随手涂抹的线条，让你接着完成它，并定出一个标题。我左看右看，最后把那些线条连成一个头发胡子乱蓬蓬的侧面人像。在那个人像的鼻子部分多出了几笔来。我灵机一动，把那几笔画成个小小的蝴蝶停在这一个人的鼻子上。标题就叫做“The Bushman and the Butterfly”。怎么样，这一题做得还不错吧？

Another of the activities had me lookingsintosa square filled with smooth balloon like lines inside of it. I could have drawn a bunch of balloons floating around in the air, but that would have been too plain. After staring at it long enough, the balloons started to look like people practicing "Tai Chi". I immediately added smaller circles by the balloons, circles in all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sizes, in a pattern like flowing water. I've seen the series; "Tai Chi Master" and I've also learned a little myself. I pictured the balloons almost perfectly as the essence of "Tai Chi". Hence I named the picture, "Tai Chi". The only regret was that I hoped the teacher would know what "Tai Chi" meant.

还有考配颜色、构图和素描的题。素描是要求把自己的手画下来。我画了一个 OK 的手势，也算是自己夸自己吧。

试卷寄出后一个星期，我接到了录取通知。我高兴了好几天。

事后很久，我才从 Brother Wanda 那里知道，看到我的考试后，Brother Wanda 决定从已定的学生名单中除去一名，把这个名额给了我这个后到的中国小子。

The Artist's Vision 艺术家的眼力

In my class, many of the students in class believed that art was a combination of proper technique and form. Brother Wanda reminded us, "Form and technique can certainly help raise our artistic skills, but an artist must have his or her own artistic vision. An artist doesn't necessarily need good touch or dexterity. However, they definitely need to have their unique and super vision to see things."

必须要有这种“看”艺术的眼力 (vision)，才能创造出艺术品来。

当你的“眼力”能“看”清楚你画什么了，实际操作也就不是什么困难了。说得极端一些，只要有了这种艺术家的“眼力”，不用手，仅用脚也能画出好的画来。

那么，是什么使得 Brother Wanda 如此特别呢？就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系列特殊的教学方法，去培养我们独特的艺术眼力。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什么画都没画，Brother Wanda 只是让我们不停地做呼吸运动、思维运动和肢体的伸展运动。我们很像一群练内功的小和尚，坐满了一个教室，用 45 分钟的时间跟着 Brother Wanda 学怎么调息、静心，随着他的口令，一呼一吸，一吸一呼……

用 Brother Wanda 的话来说，是让我们学会在画画之前静下心来，是进入创作境界的第一步。

刚开始，我觉得很好笑，甚至有点滑稽。

后来发现 Brother Wanda 的理论，其实同中国传统的内功功夫相通。金庸 (yōng) 的小说里，有个叫张三丰的，年幼时在少林寺跟觉远大师学内功。

我想 Brother Wanda 一定也看过金庸小说，要不为什么他对这一套怎么那么熟悉？

把 Brother Wanda 和觉远大师连在一块儿，有点意思。

Brother Wanda 还用“轮廓线 (contour lines)”来培养我们的“眼力”。他让我们每看一样东西时，都要一下子就抓住它的 contour line，并能准确地画下来。

也就是说，把看在眼里的东西，迅速地转变为心中的画。外界事物的“线”只存在画家的眼里，线是画家对事物观察的结果。

不信？看一看你的手指，淡化主体部分，只留意 contour lines，你就可以“看见”各种线形成了你的手指的形状及纹路。

开始时，Brother Wanda 在课桌上放个东西让我们画出它的 contour lines。

这有何难？许多同学不以为然。

有趣的是，他不让我们用铅笔来画。他要求每个人都要用彩色笔来画。这下可好，如果你画错了，你的“线”就会永远留在那里，擦也擦不掉啦！

要准确地画出一个东西来，你就不得不试着画很多的线条。于是，你的所有错误都展示在眼前。

我们就这样用彩色笔来画 contours，整整画了半年。鞋子、书包、植物、烂毛巾……总之，是一切有着 contour lines 的东西，一切 Brother Wanda 能想出来的东西，我们都画过。

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画线呢？

因为线构成任何一种我们可以看见的事物。当一个东西的 contour 进入你的视线，你就看到了“线”。

线，对画家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Brother Wanda 当然知道这个。所以才不管我们怎样抱怨，怎样痛恨无聊的“contour lines”，他总是让我们一做再做。

可是，在我们开始真正习惯于用 contour lines，Brother Wanda 又开始“搅乱”我们的 contour lines 了。

有一天，他拿来一幅 Picasso 的名画。这是一幅有很多“线”的画。有趣的是 Picasso 当年是把一个正着坐的男人倒着画出来的，现在 Brother Wanda 要求我们正着把这幅画画出来。

在我们眼前的这幅画，是个男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不过，现在他是头向下，脚朝天。按照 Brother Wanda 的要求，我们要把它复原过来，让这个男人再坐稳了。

Brother Wanda 在我们动笔之前只说了一句话：“你看见什么画什么。”

这样画画真让人难受。35 分钟后，Brother Wanda 说：“好了，停下来。把你们的画翻转过来，同 Picasso 的比一比。”

大家看一看自己的画，都禁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每个人的画都画得一塌糊涂，absolutely horrible.

如果你有时间，你也可以试一试。找张画倒挂起来，再把它正着画出来。我敢向你发誓，你一定会大笑不已，会被自己的“杰作”惊呆了的。

Brother Wanda 说：“我告诉过你们，看见什么画什么。但是你们这些家伙画的只是你们想象中的画，而不是你们看见的画！”

大家全都糊涂了，没人明白 Brother Wanda 在说什么。

于是，Brother Wanda 又给我们搞了另外一个练习。

这个训练，我最喜欢。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Brother Wanda 在这些训练中是要帮助我们发展、培育“艺术家”的“眼力”和“思维”。

Brother Wanda 很郑重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我不希望有人偷懒，作假。举起你那只不拿笔的手。如果你用左手，就举起右手。好的，让你的目光保持在这只举起的手上，用你的另一只手来画画，但不要看你的画……”

这个练习不是在练习怎样用你手中的笔，或者怎样动你的手。关键是在学怎样通过“艺术家”的“眼力”把现实的事物转换成自己的想象，然后再变成自己的画。

现在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做个有趣的试验：别看你的纸和笔，你的眼睛只能盯着你要画的目标。然后慢慢地扫描那些 contour lines，把这些线通过你的大脑，送到你的另一只不在眼睛帮助下的手，再把你脑子里的“线”画下来。

你一定已经猜到了，没有眼睛的控制，画出来的画一定很糟糕。

一天，就在做这个练习的某一刹那，我忽然悟到，90% 的艺术是在你的头脑中。Art is nearly completely mental skill.

Apples and Oranges, Which Are Better?

苹果与橘子

对于一个想成为画家的人来说，画技和创造性 (skill or creativity)，哪个更重要？

这个问题在我出生前的几个世纪就开始争论了。在这里，我只是为这个争论加上我的“两分钱”。

我认为这个争论很可笑。问一问你自己：“苹果和橘子，哪个比较好？”我可以用我的全部财产同你打赌 (bet)，你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这只是一种 opinion. 是的，你喜欢苹果，但另一个人可能喜欢橘子。你可以用你的全部生命和时间去争论，但你得到的结论只能同你开始的论点一样。

观点和看法，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它们可以有赞成，有反对。通过“赞成”或“反对”，我们可以辨别大众的一般选择，但我们绝不可能得到一个每一个人都认同的真实论断。

创造性和画技同时存在，有时会有人把两者混为一谈。这自然不能说是谁的错。这两个东西确实容易使人混淆。

假如你一个劲地去比较它们，去决定主次，还不如认同这二者都重要，缺一不可。没有很好的画技，创造性根本无法表现；只有画技，而没有创造性，你又根本没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可表现。

让我比较一下两个最著名的画家 Leonardo da Vinci 和 Pablo Picasso。Leonardo da Vinci 是我最喜爱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画家，还是一个数学家、科学家、发明家。他的存在推动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Leonardo da Vinci 最著名的两幅画是 "The Last Supper" 和 "Mona Lisa"。你们一定都看过这两幅画。这两幅画简直是画得太完美了。但是从 Leonardo da Vinci 的画中，你会发现一个共有的特征：没有更多的创新意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画家 Picasso。在现代美术世界里，Picasso 的名字就像 Michael Jackson 在现代音乐世界中的地位一样。Picasso 是现代美术的开创者，他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绘画艺术的本质。看一看 Picasso 的画，你会发现：他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那些大胆的反传统画法的绘画。事实上他的画技表现得很有限。有的画只有些很简单的图案和一些弯曲的线条涂抹在画布上，但是却价值数百万美元。即便是他的所谓真正的反映他特色的代表作，也都是看起来很简单的，但却不可思议地具有新意。

如果把 Leonardo da Vinci 和 Picasso 的画并排放在一起，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他们的画表现出各自的追求。Leonardo da Vinci 的画技十分完美，而 Picasso 的创新不可思议。

这些东西同我的高一美术课有什么联系？看下去，我相信你会发现其中的原因来。

Engine of Creativity

创造力

Brother Wanda was an artist at heart. He understood what his students needed to excel in a future of art. He also knew that he only has 4 years with each of them to show them the way to go. And along that way, Brother had to stop for a night at the hotel named "Creativity" so that our trip could be completed.

Brother Wanda 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创造力。

创造力是一份先天的礼物。有的人的礼物大些，有的人的小些。但这并不是说，创造力不能在后天的生命中发展。打个比喻，先天的创造能力就好像是个盒子。天生的能力有大有小，就好像盒子有大有小一样。当你有意识地去培养、发展你的创造才能，你的创造能力的盒子就会装进更多的东西。当你能够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并发挥到极致，你那创造力的盒子就是满的。

事实上，可能有的人天生就带了个比你的大得多的盒子。但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后天的努力。努力地培养自己的创造力，你的创造力的盒子就会装得更满。一个装满了东西的小盒子，要比一个空荡荡、轻飘飘的大盒子更有分量。

在 Moeller 的美术课里，Brother Wanda 安排了很多时间去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创造能力，去发展我们的创造能力。

Brother Wanda 是这样描述创造力的。他把创造力比做 an old engine，要经常使用它，并且注意保养它，这样当你需要时，它就能在压力下工作得更好。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汽车丢在雪地里几个月，车的 engine 就很难发动得起来。

培养我们的创造力，Brother Wanda 有着五花八门的方法。

例如，有一个方法，我把它叫做“Warming up the brain”。

Brother Wanda 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白纸，然后告诉我们在 5 分钟之内，写出所有你能想到的以“三”开头或与“三”有关的事物和概念。当然是写得越多越好。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试一试。好了，准备好……开始计时，别作弊！不能借助书或其他东西。5 分钟内，看你能写下多少个？

Here was my list: Three,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hree, Three Stooges, Trigon, Tricycle, Sides of a Triangle, Angles of a Triangle, Triangle, Trigonometry, Triangular Prism, Instrumental Trio, Tripod, Triple Jump, Triple, Triple Play, Triode, Trinity, Vocal Trio, Triplane, Tricolor Medals at Olympics (gold, silver, bronze), Pennon, Triplet, Triplets, Triplex, Trivet, Triumvirate, Troika……There were more but I couldn't remember all of them.

大部分人在 5 分钟内可以写下 20 ~ 30 个词。

Drawing an Alien

画个外星人

有一天在课堂上，Brother Wanda 让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练习。

他先给我们交代背景：一天，你从学校回到家，你走进厨房。突然，你发现一个外星人在你的厨房里。

Brother Wanda 说：“好了，现在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纸。”他把纸发给我们，然后继续说道：“请你们给这个外星人画幅画。这幅画要画出外星人正在做什么，最好还能表现出他为什么来这里。我只给你们 5 分钟的时间。”

这个练习看起来很容易。不是吗？你可以用 1 分钟的时间来试想一想，你应该怎么画。

好，先看一看我的同学们是怎么画的。有的同学画了个长得很恐怖(kǒng bù, scary)的怪物正在吃东西。有的同学画了个大头大眼睛的外星人，手里拿着一支激光枪。

Brother Wanda 在班里来回走动。看上去他并不满意他的学生们的“杰作”。

同学们都在很仔细、很认真地绘画或涂涂改改……

我提醒自己，这个练习应该是表现自己的创造性，而不应该过分注意技巧。于是，我决定用我的左手来画这幅画。

光看技巧，我的这幅画看上去可能是全班最差的。没想到吧，正是这幅画却让老 Wanda 高兴了好一阵子。

猜猜看，我是怎么构思这幅画的？我都画了些什么？

我没有画那些带枪的离奇古怪的外星人，我画了个很可笑的老 Wanda 的画像：老 Wanda 站在厨房里。而这个画面，是以一个人的视觉角度来构图的，这个人看见一个外星人站在厨房里，而这个所谓的“外星人”不是别人，正是老 Wanda。

整幅画的构思是：这个人喝醉了，走进厨房，看见老 Wanda，就误以为老 Wanda 是外星人。

Brother Wanda 先是皱着眉头看我用左手画的这幅画，随即因为其立意和构思太独特，超出了他的想象，一边摇头，一边大笑，看样子是“又好气又好笑”。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一定想拍一板我的屁股！

Directions to Your House

回家的线路图

Brother Wanda 的脑子里有着无穷无尽的点子。他好像眨眨眼睛，就可以想出个好主意的。

有一次，他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纸。他要求我们用最简单、最明了的句子，描述从 Moeller High 回家的路线。但是，不能用街道的名字，不能写上像“在某某大街向左转”一类的话。

老 Wanda 笑眯眯地说：“我建议你们用一些明显的标记一类的东西来指示方向。完成后让我们试着猜一猜，你家住在哪里？”

他只给了我们 10 分钟。

Moeller High 的学生都来自 greater Cincinnati area 地区，上学都是由校车接送的。除了很要好的朋友，一般来说，同学之间很少知道谁家住在哪里。

这个题目出得很有趣。

拿到 Brother Wanda 的“难题”后，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8 分钟过去了，我还是靠在椅子上没动。看看同学们都很卖力地在纸上写写画画。有些人手快，竟已画满了两张纸。

我不想同他们一样这么干，我要干就干得与众不同。

Brother Wanda 看我还没有开始，便笑呵呵地同我开玩笑：“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要求翻译成中文？”

我看了看他，很有把握地说：“等到最后一分钟，我再做。我想，有一分钟已经足够了。”

老 Wanda 一定知道我又要搞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名堂。他看了我一下，笑着离开我的座位，像是说“好吧，我等着瞧你的把戏”。

还有 40 秒钟，我飞快地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当我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Brother Wanda 说：“好啦，时间到，请停笔！”

我看一看四周，有的同学们还没写完呢，正在忙着最后的几句话。有的把一张纸写得满满的，连四边的空白都用上了。

Brother Wanda 让几个同学读一读他们的“回家路线指南”。

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写的：一直朝北走，到停车场的边上，看到“停止”的信号牌后，转左，朝前走，直到第三个加油站，转左，然后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一直到看见一栋很大的、有一个绿色阳台的红砖楼为止，就向右转，再走，看到一个有栅栏的园子里的三块很大的石头，然后向左……

不用说，这些“指南”都很不错，很详细。有的用饭店作指示标志，有的用楼房，有的用树、用花园……

我真佩服他们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但是，不用说你也一定猜到了，所有的“指南”都有一个特征：没完没了。多没劲儿！

如果你没去过那个地方，保管让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最重要的是，听完了他们的长篇“指南”后，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们住在哪里，尽管我的同学们一个比一个读得大声。

最后轮到我了。

我一字一句地念道：“走进停车场，上 153 号校车，下校车，开门，到家了！”

哈哈，教室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疯狂的笑声。

老 Wanda 是笑得最忘情的一个！

笑声还没停，四位同学几乎是同时跳起身来，喊道：“嗨，153 号校车？那你一定是住在 West Chester，对不对？”

我用了最简短的描述、最有趣的形式表现了最大的创造性，而且得到最好的效果——四个人猜到了我住在哪里。

要知道，除了我的指南之外，全班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的指南能让人明白个东南西北的。

"Drawing" Words

“画”字

The next day, Brother handed out paper once again and told us to draw six one inch by one inch squares on the paper.

他接着又给了我们一串词，Brother Wanda 说：“我要求你们从我给你们的这一串词中，选出六个来。然后，根据词的意思画成六幅图画。这个练习的关键和难点是画面上不能出现任何一个词，但又能让我明白你们画的是什么。”

老 Wanda 念了一串词：Egypt、New York、War、Love、Florida、Happiness、Lost……他给我们 10 分钟时间去完成这六幅画。

听完老 Wanda 的说明，我想，我要找个与众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个练习，找个最能显示出创造性的方法。

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去找张纸，画六个一寸见方的小格子，然后试着画出六个词来。记住，不能用这个词。再把你的大作交给一个朋友，让他猜一猜，你都画了些什么玩意儿。怎么样？不太容易吧？

如果我告诉你，我只用了 40 秒钟就完成了这六幅“图”，而且让人一看就明白全部的含义，你相信吗？

既然不能写出这些词来，那么我就“画”出来好了。第一个图我选择了“埃及”——Egypt。提到埃及，大多数人很可能会想到去画金字塔、斯芬尼思等有代表性的东西。当然，这就需要一段相对长的时间来完成。

我的“图”简单极了，在小方格里，我画出了这样一串字母：ExGxYxPxT.

在“埃及”的英文单词“EGYPT”的每一个字母后面加上一个“X”，就成了“ExGxYxPxT”。

You get it? That is not a word.

“ExGxYxPxT”或“FxLxOxRxlxDxA”等等，都不算是词。因此，我就没有违反“不能写这些词”的规定。既然不是“词”，就可以当成是“图”。许多中国字不都是一幅幅的小图画吗？爸爸不是向他的学生们显示过由图画构成的中国字吗？

我的中国文化背景，启发我用不同的途径去理解“图”。加上只用了 40 秒钟就完成了所有的“图”，再看看我的邻座正在为如何表现“Lost”而痛苦地挣扎着，我很为自己的创造性得意了一阵子。

Brother Wanda 看了我的“创造”后哈哈大笑，敲敲我的头，说我有点“出格 (out of line)”。

可不是吗？都在 Brother Wanda 给的那六个小方格里打转转，怎么创造呀？要创造，往往都得出点“格”。否则，就别谈创造了。

A Nonexistent Animal

不存在的动物

有一天，老 Wanda 又出了个新点子，他让我们画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动物。他说：“你们可以任意想象，怎么画都可以，但一定是一个世间不存在的动物。恐龙什么的，就不要画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恐龙是曾经存在的……”

老 Wanda 瞅了我一眼，又说：“什么龙呀，凤凰呀，人面狮身呀，也不要画，虽然它们是世间不存在的动物，但我们的前人已创造出来了。现在发挥你们的想像力、创造力，画一个世界上真正不存在的动物！时间还是 10 分钟。好啦，现在开始！”

一声令下，同学们开始妙笔生花了。有人画带翅膀的马，有人画带翅膀的鱼，有人画长着一对角的狗，有人画披着一身鳞的猫……总之都在“画蛇添足”。我不想“创造”这种没有创造性的东西。

我闭目默想。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我的脑子在飞快地想，可总是不得要领。我往椅背上一靠，这时正好老 Wanda 又瞅了我一眼，露出一丝“坏”笑。

就这一下，我的灵感来了！

听说牙齿长的人都比较聪明，不知有没有道理。据说，Bill Gates 和 Einstein 的牙都挺长的。

老 Wanda 面部的最突出特征，是他那对微微外凸的门牙。长着这种门牙有一个好处，让人感觉他老是在微笑。老 Wanda 很慈祥，再加上他的这个面部特征，那真是妙极了。

刚才我就看到了他的“坏”笑，像是在说：“我看你这小子，这次又有什么名堂？”

我抓住刚才那一瞬间的灵感，赶紧挥笔作画。

匆匆忙忙，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刚好勉强完成。

Brother Wanda 叫了几个同学，把他们创造的“飞禽走兽”展示给全班同学看。大家有说有笑，指指点点……

突然，老 Wanda 说：“矿，把你的‘大作’拿出来让我们欣赏欣赏吧！”

我说：“您真的要我给大家看呀？”

老 Wanda 说：“你画了什么怪兽，你怕我知道吗？”

我说：“好，那是你要给大家看的呀！”

我把我的画慢慢展开，全班同学一阵惊呼，随即是哄堂大笑！

我想你们一定猜到了我画的是什么。

兔子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那对门牙。我把老 Wanda 的脸画成了一个变形的兔子！这可是世界上不存在的动物呀！

这次，Brother Wanda 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大笑，他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我索要这幅画：“矿，我评完分后，我能不能留下这幅画，以后我可以给其他美术课的同学看看：有人是怎样在美术课上不及格的……”

Gopherite 高菲尔特人

学期快结束时， Brother Wanda 决定再考一考我们的创造力。

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让我们想象我们生活在公元 3000 年。这时地球人已经学会并掌握了太空飞行。而且，太阳系其他星球都成了地球人的殖民地 (colony)。你带着到另一个星球去发现一种新文化的使命 (mission)，到了一个叫 ‘Gopher-X’ 的星球。在那里，你发现了一种像地球人一样有智力的生物，以及一种完整的文化。那里的有智慧的生物的名字叫 ‘Gopherites’。然后，你决定带一个 ‘Gopherite’ 回地球。于是，这个 ‘Gopherite’ 可能会向他在 Gopher-X 星球的家人，描述他在地球上看到的第一个东西，那会是什么呢？请发挥想象，你就是那个被带到地球上的 ‘Gopherite 人’，由你来描述一件地球上的东西……当然，我还是只给 5 分钟的时间，让你们去完成这个跨越了 1000 年的想象。”

5 分钟后， Brother Wanda 让我们一个一个地在课堂上读自己的描述。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个同学所描述的都是汽车、炉子和牙刷。

怎么就是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地球人？

看我的版本。

我告诉听众：“As you know, Gopherites are a race of deaf, mute, and blind aliens, so a description would be impossible!”

全班同学，也包括老 Wanda 在内都鼓掌大笑。

Brother Wanda 摇摇头，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的“创造”。

Later that day, Brother grabbed me and said with a big grin, "That was very creative Kuan, but you are walking the line."

I said in reply, "The line?"

He smiled as he said, "Yeah, the line. There is a very thin line between something that is clever and creative and something that is just stupid, you are right on the middle. That's Picasso was."

说完，他哈哈大笑地走开了。

This is Your Future 你的未来

上个学期结束之前，我面临着一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决定——是否继续在美术班学下去？

因为，下个学期，我将面临美术课和电脑课在课时安排上的冲突。要上美术课，就不能修电脑课。反之，要上电脑课，就没法选美术课。

9Moeller's Art class is hard to get into. Most students who enter art have decided their future even before the entrance test. Most of them know that ar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hatever career they will have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architectural designers, commercial design, graphic design, cartooning, and painters alike all rely on ar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job.)

另外， Moeller 的美术班名气太大了。每年的毕业生，都可以从各个艺术院校获得各种各样的 scholarships。学校对我们 2003 届毕业生的期望值更高。据说，他们甚至估计我们这伙人

会得到超过 100 万美元的 scholarships。所以，能进美术班的人都会乖乖地坚持修完四年的美术课，以便顺利拿到 scholarships。

我想，以业余爱好作为学习的目的，在我们年级美术班的 30 个同学中，可能只有我一个。

我喜欢画画，也画得一手好画。我敢说，我是我们美术班里最好的学生。说实话，我的画技甚至超过了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但，我也非常喜欢电脑！更重要的是，在我心里，我是这样想的，电脑更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我未来的职业有关。

要学电脑，就得放弃美术。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

然而，最难的是怎么样把我这个决定告诉 Brother Wanda。

他是绝不会想到我会退出美术班的。

学期快结束了，同学们都忙着制定下学期的学习计划。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爸爸说，前途是你自己去“走”的，你想好了，决定下来，就好好干。

我的绘画最初是妈妈教的，妈妈为我要失掉这么一个优秀的美术老师而感到非常伤感！

其实，那几天上美术课，看着父亲般的老 Wanda，我内心充满了犹豫、内疚 (jiù)、难过……到底怎么跟他说呢？

一天，老 Wanda 非常开心。不能再拖了，我选了这个机会，我告诉他我的决定：下个学期起我不再选修美术课了……

要命的是，老 Wanda 根本不信我这一套，转身就走，还顽皮地冲我笑笑。我追上去，拉着 Brother Wanda，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他听着听着，就笑了起来，打断我的话，幽默地说：“Kuan, get to work or no fortune cookie for you.”

Brother Wanda 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他还以为我在同他开玩笑呢！

我又花了足足 15 分钟，很认真地对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老 Wanda 始终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最后，他惊诧 (chà) 地看着我，用一种我从未看见过的严肃的神情对我说：“矿，你说的是真话？”

看起来，我的决定真的伤了老人的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艰难地试图向他解释 (jiě shì) 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决定。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画家，或以画画为生。但是在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后，我又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天赋。

我烦恼地对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又必须尽快决断。”

Brother Wanda 平静下来，他直直地看着我说：“矿，你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你知道吗？在班里，尽管你平常总是嘻嘻哈哈的，但真正的天赋就是在这里呀。”

这真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话。当老 Wanda 从他的办公室里找出几张入学考试时学生画的图画时，我几乎让自己改变了主意。

他把手中的几张画递给我，说：“这是 Moeller 美术班以往最好的毕业生在初进校考试时留下的画。”

然后，他又给我另一张，那是我在进这个班考试时画的画。

他一直没有正面看我，只是平静地说：“比一比！”

Brother Wanda 让我把我的画同这位同学的画对照一下。不难看出，我的画看上去比他的好得多。

我当然知道老 Wanda 的潜台词。我们的这位校友曾是 Brother Wanda 最得意的门生。如今，他已在美国的美术界争得一席之地。现在我的起点高于他，那么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老 Wanda 试图说服我继续留下来，但我去意已定。

就在那一刻，我感到 Brother Wanda 忽然间老了，那种“老顽童”特有的幽默机灵一下子都消失了。

老人喃喃地说：“我也不知应该对你说些什么，这是你的未来……”

其实，我的心里也是难受极了。

他那我从未见过的忧伤的神情，恐怕数十年后还会留在我的脑海里……

I pretended to smile and tried to kid with him. I swore to him that I would come here every day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to play and make fun of him.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听美术班的同学说，老 Wanda 总是在上课时提到我。

他威胁那些不好好学的学生：“小心点，你们学不好，下个学期我就让矿再回来，把这个位置留给矿。”

嗨，老 Wanda，老顽童，我真对不起您！

我今生恐怕是没有机会再修您的课了，但从您那里学到的东西，却会伴着我，走遍天涯海角。

（本周作业在第 62 页。）

第四周

自然科学的 Ms. S.

I am a Chinese

我是中国人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yings in American culture is "Life's not fair" and I got that sentence slapped in my face, courtesy of a teacher named Ms. S (Sorry but I felt I should hide her name).

The year I spent in her class was incredibly rewarding to me, but not academically. No, no, no. Rewarding in that I got a little taste of what the grim future of a world full of backstabbing and virulence. However, this might not have been Ms. S's original intention.

七年级时，我有过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课老师 Mrs. Packard。在她的指导下，我的研究课题“老鼠有决策能力吗？”在学校的科学研究展览会上夺得了动物组一等奖。

早就听说，八年级科学课的老师 Mrs. Kutch 更棒，是个名声早已在外的好老师。据说，她很有幽默感，很爱护学生。我一直都在想，八年级的科学课一定会更好。八年级了，我又长大一岁了，事情总是越来越好嘛。

这回我可是大错特错了！

开学的第一天，一进教室，我就发现情况有异。Mrs. Kutch 去哪里了？黑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大得超出常规的名字：Ms. S。我环视了教室一遍，发现一个小个子女人站在讲台前。小个子女人自我介绍，她就是那个用大号字写在黑板上的“Ms. S。”我感到有些不相称，那么小的个子，那么大的名字。原来，临近开学时，Mrs. Kutch 宣布退休了。学校不得不匆匆忙忙雇(gù)了这个 Ms. S。这可能是个麻烦的信号。

Ms. S. 用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说话的口气说道：“好啦，现在，我要全班的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大声向全班同学报出你自己的名字。然后，跟大家说一说你自己的特征呀，特点呀。好啦，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没有人动。我们是八年级还是八岁呀？好像我们都是八岁的孩子。谁会这样做？真没意思！

Ms. S. 站在那儿等了好一会儿，她有些下不来台，就自我解嘲地说：“Oook……我开个头吧，Hmm……我叫 Ms. S., OK, 至于我独具特征的事嘛，Well……我非常超前哟，我喜欢做有趣的事情呀，我喜欢教科学课，特别是化学啦，化学是我的强项哦。”

Ms. S. 自报家门后，仍没有人说话。于是，全班 24 个同学，一个一个在 Ms. S. 的指派下站起来自我介绍。第 19 名，她点到了我。我站起来，用最完美的发音把我的名字说了一遍。

那完美的发音，我指的是中文名字“Huang Kuangyan（黄矿岩）”。许多来美国的中国孩子都取了个英文名字，但我没有英文名。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叫“Huang Kuangyan”。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耳朵不能分辨汉语发音的微妙区别和中文的四声，所以我的名字在他们听来就好像“Kuang Kuang Kuang”。平时，为了不愿给朋友们添麻烦，我都让他们叫我“Kuang”，但很多人都发不出那个“g”音，他们都把我叫成了“Kuan”。

当我把我的名字用最完美的发音说了一遍后，引起了一阵笑声。同学们谁也没听说过我的真正的中文名，他们大多数人一定以为我在开玩笑，故意逗乐子。其实，我也是心里对这种“小儿科”的自我介绍反感。这个老师不是要求表现自己的特点吗？就给你个中文发音吧！这可是我们班里独一无二的。

Ms. S. 制止了我，问道：“Huh? 这是什么？”

我回答说：“你不是要自我介绍吗？是我的名字呀！”

她一脸的不相信，好像世界上的人都要有个英文名字似的。

我看一看她，反问道：“怎么了？”

她用轻蔑的调子说：“这是你的名字？”

我已经开始对这个老师反感了，我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是我的名字呢？”

我想她一定以为我是有意搞笑。既然如此，我在介绍自己独特的方面时，我有意地，当然这回是有报复心理地、大声地、清晰地说：“我是中国人！”

在那个情景下，我并不想说什么笑话。我只是想让那个竟然不相信我的名字的老师知道：你对我尊重，我也不见得要尊重你。

我的回答让全班同学笑成一团。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向 Ms. S. 挑战。Ms. S. 满脸不高兴，花了几分钟才好不容易让课堂安静下来。

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全班最调皮的学生，Steve Lankester。Steve 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刺头学生。他从来就不认真学习。在美国的学校里，这种孩子都是最“酷”的，在他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伙跟屁虫、小喽罗。每个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要想不让这种学生把你的课堂搅得底朝天，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在竞赛中的第一圈，你就必须压倒他们！不能留给他们一点活动的余地。

显然，Ms. S. 对此没有一点经验。

轮到 Steve Lankester 自我介绍了。他歪歪地站起来。一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这家伙一定要来点事儿。

Steve 慢条斯理地说：“我叫 Steve Lankester。”然后又不紧不慢地补充道：“至于我的特征方面嘛，我是一个美国人。”

哈……

班上像开了锅似的，一下子又大乱起来。这回 Ms. S. 算是真傻了眼。她一定不明白，为什么她的课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joke”——玩笑？

Cows Are Faster than Lions

牛比狮子跑得快

八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科学课是学物理。物理和生物都是我喜欢的学科。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物理，物理是我的 favorite！那天上物理课的时候，Ms. S. 走进教室，问道：“你们还记得昨天的实验？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惯性 (inertia)’？”

全班没有一个人出声。

课堂里，学生回答问题需要动力。学生是否喜欢这个讲课的老师，是学生爱不爱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然而，Ms. S. 的课堂有些异样。她不在乎学生们是否喜欢她。学生也根本不会想到去喜欢她。没人发言，是因为整个班没人在意她在教些什么。这是真的，大家没学到什么东西。

Ms. S. 看着大家，又问：“怎么啦？你们这些家伙是不记得，还是不在乎？”她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她忘了在她的课堂里还坐着 Steve。像 Steve 这样的刺头儿人物，当然不会放弃任何老师留下来的缝隙。

什么是缝隙？看看下面就知道了。

Steve 举起手，装出一副懂答案的样子。

“什么是惯性？” Ms. S. 看起来有些吃惊，马上高兴地说，“看看，昨天还是有人听课了的。”

然后，她叫 Steve 回答问题。

Steve 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道：“对不起，我根本没记住‘惯性’是什么，但我们能不能再玩一下玩具？好啦！你是不是能像昨天那样再演示一下？”说着还学了一个天真的青蛙跳的怪样。

课堂里一阵哄笑，Ms. S. 的脸红到了脖子上。她一把抓住 Steve，把面带笑容的 Steve 推到走廊上，罚坐去了。

OK，我想我把你们搞糊涂了，还是让我从故事的开头讲起吧。

那是昨天的事了。Ms. S. 走进课堂，第一句话就说：“好吧，我今天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让我们来学一学什么是惯性、力量和重量。”

谁都不希罕她的所谓“实验”。她的“实验”与去年我们在 Mrs. Packard 的指导下的实验相去甚远。Mrs. Packard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课老师，她带着我们做实验，证实理论，学习科研方法。在她的课里，我觉得我就像个科学家似的，每一分钟都没有白过。可是 Ms. S. 却把科学实验课当成儿戏。她似乎完全忽视了我们的真正年龄，更糟糕的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的问题在哪里。

看看没有谁对她的话表现出热情，她便自作聪明地掏出了一大堆玩具，并把它们一一摆在桌上。我的天呀！这可不是适合八年级学生玩的玩具，绝对不是！都是些从 McDonald、Burger king 的“快乐餐”得来的廉价小玩具——那种专为吸引幼儿园的小孩来吃饭而配发的廉价的小玩具，什么塑料恐龙呀，怪兽啦……

Matt 坐在前排，正好就在那堆玩具的桌边。他看看眼前五颜六色的小玩具，随手拿了一个恐龙就玩了起来。

Ms. S. 停止讲课，说：“Matt，放下恐龙！”

Matt 听话地放下手中的恐龙。几分钟后，又抓起一个玩具青蛙。

Ms. S. 兴致勃勃地在课堂里来回跳跃，跑动，说着：“动量！惯性！”但课堂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 Matt，甚至没人注意到 Ms. S. 在干什么。Matt 给手中的青蛙上弦，让它在课桌上一跳一跳的。大概是青蛙的跳跃与 Ms. S. 的跳跃有点相似，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回 Ms. S. 生气了，尖叫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能动这些玩具呀？Mr. Takenan？”

美国老师叫学生时，叫的都是名。Matt 的姓是“塔克宁”。当老师不叫学生的名，而叫他的姓，并冠以“先生”时，那就是真生气了。

Matt 回头看看我，给了我一个很熟悉的鬼脸。我知道这家伙一定是又想出了什么“酷”点子了。

Matt 回答说：“你叫把恐龙放下，我放下了。你又没说不能动青蛙。”边说边玩着那只青蛙。

教室里又激起了一阵大笑。Ms. S. 狂怒了，叫道：“Matt，立即把它放下！否则你就到校长办公室去玩吧！”

Steve 又一次抓住了机会成为那天课堂里的“国王”，他站起来说道：“Ms. S.，校长今天不在他的办公室里。”

Steve 完全知道他怎样才能做到既最大限度地激怒老师，又能使自己最小限度地惹上麻烦。他说这话时完全是用了一副天使般纯真的语调，就连我都相信，他是真的想让老师知道校长今天不在学校。

紧接着，Ms. S. 又犯了个大错误，把所有的反对派都堆在了一起，她就像一个同学跟另一个同学赌气似的对 Steve 挖苦道：“多谢你了，Mr. Lankester！……”

好了，让我们再回到 Ms. S. 的“实验”上来，按照她的设想，是让学生用那种有轮子的玩具一个一个地滑行，看哪个能走得更远。然后，她再来作总结。

主意还是不错的呀！但糟糕的是她把我们当成了幼儿园的小孩子来摆弄，这就决定了她的课堂肯定要出问题。

她决定要选两个同学来表演操作。一群孩子都举了手。

出乎意料，她竟点了我和 Steve。全班同学都感到好笑，见我和 Steve 走上讲台，课堂里又是一阵笑声。

我们两人并肩站在讲台前，各自从那堆玩具里选了个“实验”工具。我选了只带轮子的牛，Steve 拣出个狮子，就是动画片《狮子王》中的那个最勇敢的第二代狮王。

Ms. S. 让我们在地板上朝教室的另一头滑动玩具。

Steve 看了看我，我立刻意识到一个同样的灵感已经跳入我俩的脑子——“赛跑”！Ms. S. 说只要我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我们两人坐在地上互相看着对方，忽然，我叫了一声：“预备……开始！”我们使劲儿把手中的小玩具推向前去。它们碰到了教室对面的墙上。Steve 的狮子质量欠佳，一条腿断了。当然，我们并没有把玩具“扔”到对面墙去，我们完全是按照 Ms. S. 所“教导”的那样，利用轮子去滚动玩具。Ms. S. 站起身来，嚷道：“你们搞什么？”

Steve 笑眯眯地说：“搞科学呀！犛的牛赢了，因为牛比狮子跑得快。”

Ms. S. 指着门口，对 Steve 说：“滚！滚到走廊去！”

Ms. S. 又犯了第一千零一个错误！如果你坐在学校的走廊里，你实际上完成了你一天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学生来说，能争取到坐走廊的惩罚几乎是个技巧。这就取决于你对老师的忍耐程度的掌握，既要争取多次被罚，又要保持在最低层次的惩罚。这种惩罚既不上档案，父母又不知道，坐在走廊上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闲。

照我说，Steve 实在是个高手。Ms. S. 从来就没有对我们说不能搞动物赛跑，我们正是在她的指导下把玩具滚动到教室那一边去的呀。至于需要什么样的速度，你老师也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她当然不能因此给我们什么麻烦。

如果她告到校长那里去：“嗯……Lankester 先生和黄先生在我的教室里搞玩具动物赛跑……”

什么样的校长会管这种事？校长可能会问：“是谁带这种玩具到学校来的？赛跑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来，Ms. S. 又能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 Steve 总是找麻烦，但又不至于被送到校长办公室去的原因。Steve 掌握着这场游戏。

Steve 像明星似的离开教室到走廊上去，边走边摇着头说：“牛跑得更快！还是牛跑得更快！”

全班人笑成一团，再也没人关心什么“实验”了。

不幸的是，今天 Ms. S. 又接着再犯了一个错误。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现在应该怎么办？是不作任何调整，仍然继续这个已经失控的“实验”，还是发现问题所在，作出相应的调整？

看看 Ms. S. 怎么做吧！

她把 Steve 赶到走廊后，接着对班里的同学们说：“各自找自己的伙伴，把你们的实验数据记在一张纸上。”

本来课堂就已经很乱，再让同学自己找伙伴，这不是乱上加乱吗？因为同学自己要找的伙伴，肯定都是与自己最“玩”得来的朋友啦！

我和 Matt 坐在一起，冷眼看着乱糟糟的课堂：大家要么在玩着那些小玩具，要么说说笑笑，竟没人管什么“实验”不“实验”。我们两人摆弄着手中的玩具，就像两个幼儿园的孩子似的。哈哈，真是有趣！在八年级的课堂里玩恐龙，玩怪兽……这恐怕只能发生在 Ms. S. 的课堂上。

有的同学也开始搞玩具赛跑，有的甚至用玩具作头对头的碰撞，看看哪个“弹”得更远。当然，Ms. S. 很忙，她跑前跑后地制止她所能看到的“出格”的玩法……

唉！我们今天真是学了不少东西。

Coloring Pictures for Christmas

圣诞图片

到第三个学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个学年已经过了一半，在 Ms. S. 的课堂上，我们实际上只有两件事好做：一是做其他课的作业；二是有个非常完整的 45 分钟的睡觉时间。

你一定很惊奇，如果在科学课里只做这两件事，科学课的成绩一定很差！

对我来说，成绩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的 pride——自傲受到了损害！

我用很少的时间去做 Ms. S. 的作业，课题研究报告也总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交。从我的“pressure quality box”里只挤出一点点时间来对付她的课。好玩的是，即使这样，在 Ms. S. 的班里，我竟能一直保持着全班最高分。

其实，我们全班没一个人在乎 Ms. S. 在教什么，很多人根本就不做家庭作业，更不在乎考得几分。第二个学期开始时，全班 24 个同学，有 22 个不及格，只有两个人通过了合格线。这绝对不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在离学期结束还有三个星期时，全班的平均分是 24%。100% 中的 24%，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全班的总平均分是 24 分。

有一些家伙只得了 10% 的成绩。要想得到这个成绩，要求如下：一是只要你还活着；二是有时要出现在课堂上。

即使是一只猴子，只要它每天进课堂，都能得到高于 10% 的成绩。问题是这只猴子愿不愿意要这个成绩。事实是，我们班的“猴子们”并不在乎 Ms. S. 的课。

跟爸爸学中文时，他让我读些中文的寓言故事。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老人养了一群猴子。有一天，老人对猴子说：“从今天起，我要改变你们的食物，早上三个桃子，晚上四个。”猴子们大怒，它们大吵大闹。于是，老人又改口说：“好吧，我给你们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改变。

这个故事告诉你，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要看到长远的利益。

不要以为你目前能在 Ms. S. 的课堂上“混”，占了便宜，但等你上大学时，情况就很不乐观了。有哪个大学会接受一个八年级科学课只得 10% 成绩的人呢？

我的成绩总是 98%。你猜怎么样？ Matt 是另一个 98%。班上仅有的两个过关者，就是我们俩。一说起这事，我们至今还哈哈大笑。

这并不是这个故事中最滑稽的部分，听我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Ms. S. 当然也不想让她班上的平均成绩是 24%。她需要有所动作。如果是你面对着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办？试想一下， Ms. S. 可能有几种方法去挽救全班成绩？

第一，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讨论，到底老师的教学出了什么错，然后改变教学方法。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办法。

第二，向学生们介绍一下我和 Matt 的做法。

第三，试一试用 project、lab 来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个方法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但试一试也没有大的伤害。

第四，改变教学的安排，搞些自由日、电影日、愉快日一类活动，以改变学生对自然科学课的态度。这种方法可能老师也教不了什么东西，但总比现在这样好，老师教不成课，学生甚至不想来上课。

当然，你可能会更好的办法。但我可以同你打赌， Ms. S. 的办法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圣诞节快到了。有一天， Ms. S. 拿来了厚厚一迭材料，发给每个同学一包。打开一看，都是一些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礼物一类的无色图片——学前班的孩子常用来打发时间的涂颜色的图片。她把我们本该用来画物理和化学表格的彩笔发给大家，说：“听着，我有 50 分津贴加分送给你们，这就是我送给大家的圣诞礼物！但这 50 分不能凭空给，你们需要给这些图画涂颜色，涂得越多，得分越多。如果全部完成，可以给你们的自然科学课加 50 分……”

大家欢呼起来！这让我想起“老人与猴子”的故事。那些不及格的都及格了， Ms. S. 的自然科学课平均成绩也上升了。只有两个人——我和 Matt 一肚子怨气，我们保持了很久的成绩 98%，大大地贬值了。

别笑！这可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发生在我八年级的自然科学课上的事。

Bill Nye, the Science Guy 搞科学的家伙

在美国，人们都相信：把学习的内容制作成孩子喜欢的、有趣的、滑稽的电视节目，可以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一些东西。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著名的电视节目，如 "Sesame Street"、"Barney" 等都可以帮助刚启蒙的小孩学字母，学拼写，学算术，学阅读，甚至可以学到一些重要的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如互相帮助，不打架什么的。

但是，当孩子到了 8 ~ 10 岁时，他们就会开始反感这些节目了。如果大人买回这种录像带，他们会问：“为什么还让我们看这些幼儿的节目？”

如果你看过 "Sesame Street" 和 "Barney"，你就会知道任何一个超过八岁的孩子，只要智力正常，都不会再高兴看这种东西了。

于是，电视制作公司又搞了个节目，叫 "Bill Nye, the Science Guy"。

这个节目编得非常好。许多科学课题被编排成很有趣、甚至很滑稽的一个个小节目。主持人就叫 Bill Nye，一个干干瘦瘦的、很精明很幽默的家伙。

他可以把分子结构变成一个很精彩的节目。节目里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小实验、小玩笑，充满了幽默和欢笑。

在我八九岁时，这是我最爱看的一个节目。现在我都 15 岁了，有时真正无事可做，感到无聊，打开电视，如果偶然碰上这个节目，我还会很有兴趣地看上一会儿。

自从 Ms. S. 开始对我们的课堂失去控制后（其实，从一开始她就没能控制我们的课堂），她变得越来越不像个老师。上课时，她会站在讲台前对着手里的课本干巴巴地照念。那是专门为老师准备的版本，上面早就印有答案，包你不会错，照本宣科就是了。毫无疑问，这样上课，没一个同学喜欢。于是，“Bill Nye, the Science Guy”就走进了我们的课堂。

当孩子实在感到无聊时，放个电视，换一换气氛，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主意。天天干巴巴地照本宣科，别人不烦，Ms. S. 本人也感到烦了。于是，根据我们的课程内容，她给我们放“Bill Nye, the Science Guy”的节目。看 Bill 的滑稽表演，当然要比听 Ms. S. 的“干”念课本有趣得多。看完节目后，她发给我们一页纸的作业，上面印着有关的题目（我相信答案都在她那本教学参考书里）。按照 Bill Nye 所教的去回答全部问题，准错不了！

但是，别忘了，“Bill Nye, the Science Guy”是为 8 ~ 10 岁的孩子制作的节目，而且它是以娱乐为主的，采用的是喜剧的形式。

我们上的已经是八年级的科学课，又都是些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天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那套老把戏：看 Bill 的表演，领一张作业，答题完事……头两三天还可以，天天如此，人就烦了。如果有人问：“谁是你们的科学课老师？”

很多同学一定会很骄傲地回答：“Bill Nye！”

当我们看电视时，Ms. S. 就坐在教室的背后，干她自己的事。

一天，不安分的 Steve 向 Ms. S. 问道：“Bill……哦，对不起！我是想说，Ms. S. 我能不能上厕所？”

Ms. S. 还不算太笨，她气红了脸，但没吭一声。

可惜“好景”不长，终于有一天，全校都知道：213 教室来了个老师叫“Mr. Bill Nye”。

Ms. S. 不得不收起了这场“儿戏”。

我们又回到了 Ms. S. “正常”的或不正常的课堂。

The Disturbance of the Puppets

木偶戏风波

每一个学年，学校里都会发生些不能预料的事情。“木偶戏”事件可能应该算是 1998 ~ 1999 年我就读的初中里的一件算得上“事”的事情吧。

第二个学期的自然科学课上，涂颜色就能得 50 分的事，很让我生气。老师竟然只能想出涂颜色的方法把分数搞上去。我和 Matt 拒绝干这种侮辱自己智商的事。我们没有做这个“作业”。很快，涂颜色的儿戏开始出现败象，因为，总不能老是涂颜色吧。自然科学课毕竟还是有作业，有考试的。时间一长，班里的平均分又下降了。到了第三个学期，全班平均分是 38%。

记得就在那时我干了件很滑稽的事。

一天，成绩公布表贴在墙上，尽管只有 10% 的人通过了及格线，但比起上个学期的 2 个人，还是大有进步。

我翻出一大把彩色笔来，发给每个同学一支。

同学们手里拿着彩笔，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只有 Steve 和 Matt 知道我想做什么。

Ms. S. 走进教室，Steve 迎上去说：“Ms. S.……嗯……我现在只得了 19% 的成绩，能不能再找些图片……”说着他把手中的彩笔在 Ms. S. 面前晃动了一下。

就在这一刻，所有的同学都明白了手中彩笔的含意，顿时哄堂大笑。当 Ms. S. 看清每人手中的彩笔时，她的脸立即转红，又发青。

其实，对 Ms. S. 来说这真是个难题，又要提高平均分，又不好意思再搞涂颜色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因为这个涂颜色的小闹剧已经搞得她在学校有“名气”了。

最后她决定搞个 project，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每个课题研究小组要在全班同学面前作一个 presentation。project 研究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能源 (energy)，如水力、煤、风力、太阳能、原油和天然气。

每人都要选个研究伙伴，定一个研究项目。我和 Matt 一组，我们选了天然气 (natural gas) 做研究课题。从七年级开始，在好几门课里，我都和 Matt 合作搞课题研究。我们的研究汇报总是可以得到高分的，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汇报搞得既能演示全部内容，又生动活泼，具有特色。

我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制作一个木偶剧 (puppet show)！我们借鉴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 the "Dating Game" 的基本做法。(There were three guys try to get a date with a "mystery date" that was in a booth. The girl would ask them questions and each one would answer. They couldn't see each other, so the girl had to pick them by their answers. It is basically who answers the questions the best. That was the perfect idea for such a show.)

我们创造了个角色，名叫“Bob”，她是 "mystery date"。Bob 建了一座房子，要选定将用什么样的能源。另外三个角色是石油 (oil)、煤炭 (coal) 及我们将要介绍的天然气 (natural gass)。在他们的对话中，各种能源 (energy) 的长处、短处会一一带出来，最后 Bob 选中天然气。

但我们只有一个星期来进行准备。我打开我的“pressure quality box”，翻出我的艺术积累，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质量做了 5 个纸的木偶人，黄色的是油，黑色的是煤炭，蓝色的是天然气。美丽的小木偶人都用做冰棍的木条撑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蹲在桌子后面表演。

当时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名叫 Tom，他是个黑人，他对自己是个黑人感到很骄傲。我是有色人种，黄种人。我从来不会因为对方的肤色不同而对人家产生反感。我相信种族主义 (racism) 是这个世界上最丑陋的东西之一，也是我最厌恶的东西之一。如果你要对我引以为豪的种族和肤色发表奇谈怪论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会毫不留情地同你斗争，可能我还会让你尝尝我的拳头。

我们同 Tom 都很玩得来。Tom 常常爱自我调侃。比如，我们一起玩牌，Tom 输了，他会笑着说他那句有名的调侃话：“因为我黑，对不对？(It's because I'm black isn't it?)”

还是回到我们的木偶喜剧来吧。剧中的一个角色是煤炭。同天然气相比，煤用作家庭能源的缺点不少，注定要被天然气取代。因为煤是黑色的，我们就在木偶剧中加上了 Tom 那句有名的幽默 (humor)：“因为我黑，对不对？”

在我们即将登台汇报的那天早上，我和 Matt 在去学校的校车上，又把“剧本”看了一遍。实际上也谈不上是个“剧本”，只是些我们必须要在表演中提到的材料。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喜欢照本宣科。

那天，我们俩蹲在桌子后面开始表演。Bob 一个一个地同三种能源谈话，随着问题的展开，同学们开始跟着笑一阵，或小声叽咕几句。Bob 在比较了三种能源后，决定不选煤，因

为煤不但贵，而且燃烧效率不高，还会产生很多烟。于是由 Matt 扮演的煤，用 Tom 的口气说：“因为我黑，对不对？”同学们显然都听出了 Matt 是在模仿 Tom 的调侃语气，大家都笑了起来。

下课铃响了，但我们的“剧”还没来得及结尾，Ms. S. 说：“完成你们的 presentation！”于是，我们不得不继续我们的表演。这时班上的同学已开始离去，下一节课的七年级学生已纷纷拥进教室，课堂秩序大乱。按照常规，如果老师下一节没有课，我们要继续完成我们的汇报。若老师下一节有课，我们应该停止我们的活动。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下一节课的同学必须在教室外等候。这是一般的礼节和常识。但我们的“剧”还没结束，Ms. S. 竟然听任学生自由出入。七年级的学生嘻嘻哈哈地乱闹，Ms. S. 竟像是个看热闹的局外人一样，讥讽地对七年级的学生说：“看吧！这就是聪明的八年级学生……”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种事每天都发生，你们还不算太倒霉。其实当时我和 Matt 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对整个木偶表演很满意。我们没有对着从教科书上复印来的材料“照本宣科”。我们的 presentation 讲了三种能源，而老师只要求谈一种；重要的是我们采用了木偶戏的形式，很有创意；同时，我们的表演还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时光。这会有什么大错呢？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却是 Matt 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快放学了，我接到学校办公室送来的一张字条，要我立即到办公室去一下。我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让我在离校前的 3 分钟去办公室？

我跑进办公室，同老秘书 Mrs. Reddington 开起玩笑来。因为我和 Matt 跳级到高中去上数学课，每天早上上完数学课后，高中派车把我们送回初中，回校后都要到她这里签到，所以彼此很熟。

我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随口问道：“为什么叫我来这里？”

她耸了耸肩，开玩笑似的逗我：“你自己一定知道，你可能有麻烦了……”有什么麻烦？老秘书就爱开玩笑。我想了想，唯一可以猜到的，可能是学校广播站找我来帮忙。于是，我在那里走来走去，想找些事干。

这时，校长出现了。他看见了我，指着我说：“你，进来！”

走进他的办公室，我耸耸肩，问他：“What's up（什么事）？”

他转过身来，瞪着我，怒气冲冲地说：“坐下！”

哎呀，老秘书开的玩笑，不幸言中，看样子我真是有麻烦了。

校长手里拿着两张纸，说是 Ms. S. 告的状，要求校长给我和 Matt 以停学处罚，原因就是我们认为自豪的“木偶表演”。

Ms. S. 列举了我们两大“罪状”：

一、在课堂上表演同“性 (sex)”有关的木偶戏。二、宣传种族主义 (racism)，公然说“因为你是黑人，所以我恨你”之类的话。

听到这些指控，我勃然大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把这个 Ms. S. 看做我的老师！

所谓同“性”有关的木偶戏，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是班上一个无聊的同学随口开的玩笑。如果真是那么丑陋的话，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什么不制止？再退一万步说，美国学校是允许约会 (dating) 的！

所谓“种族主义”更是无稽之谈。她写这个指控时大概忘了，我——黄矿岩——是个中国人，一个有色人种，就像黑人一样的有色人种。Matt 在表演时，只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因为我黑，对不对？”谁都知道这是 Tom 的黑色幽默和调侃。

事隔快两年了，此刻写到这里，我发现了 Ms. S. 在诬告中的自相矛盾：她说“Matt 在剧中说：‘因为你是黑人，所以我恨你！’”有没有搞错呀，Ms. S.！Matt 扮演的是煤，这句话

怎么可能是 Matt 说出来的呢！可惜当时我气昏了头脑，只是一味地喊冤叫屈，没有抓住她这个诬告中自相矛盾的关键……

校长也是，想都不想就听信 Ms. S. 的诬告。这又不是迟到早退的小事，这可是种族仇恨的大事呀！校长的脑袋是干什么吃的？

(I've heard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from my parents. Ms. S seemed to have no need for reason or fairness, she charged and traduced us with what ever she wanted. I don't see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hings.)

从校长的办公室出来，我找到 Ms. S. 的教室，当着她的面，我把手中的书包重重地摔在地上，用手指着她的鼻子，说：“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可怕的老师？竟然会有这么令人作呕的恶心想法！”

我知道，这是两个学期积累的总爆发。因为我和 Matt 对她的教学不满，对那几十页图画不屑一顾，对她让八年级的学生玩幼儿园的玩具来代替实验课不以为然。归根结底，因为我们知道她是个不合格的老师。当然，她比我们更清楚：木偶剧是她找来整治我们俩的借口。

校车已经走了，爸爸开车来接我。那个晚上，爸爸妈妈很认真地同我谈到 11 点多。夜很深了，Matt 还打电话来，他像是哭过。我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正面对着我一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在我离开 Ms. S. 的教室时，我曾对她说：“别以为借用校长的手就可以为所欲为。记得电影 Terminator 里，Arnold 那句著名的台词是什么？‘I will be back！记住！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在那以后，就像发生在电影里的故事一样，我，Matt，还有班上的同学们开始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寻找依据。课前课后，在校车上，在走廊里，我们广为宣传此事，许多老师和同学都站在我们一边。Mr. Henrich 甚至挺身而出对校长说，他愿意用他的人格为我们担保……

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并没有给我和 Matt 停学惩罚。我被重新安排到另一个老师的自然科学课里。

听到我可以离开 Ms. S. 的班，同学们都叫了起来：“为什么矿可以离开，我们却还要忍受？！”在同学眼里，我就像电影 "Shawshank Redemption" 里的 Andy Dufresne 一样，像个英雄似的成功越狱，还了自己清白。

可怜的 Matt 没能换班。校长以为，Matt 和我同在一个班太难管理。学校也听信 Ms. S. 的混话！这一年，我和 Matt 有 5 门课是在同一个班上的，就除了 Ms. S. 这门课，我们俩门门是 A！
You do the math！

当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不时为 Ms. S. 的行径气愤，又不时为自己的顽皮发笑，有的部分竟让我笑得肚子都痛了。

事情已经离我很远，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段经历还是有它的价值的。现在，我也不愿再指责 Ms. S.，但愿她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据说，她在短短的数年中曾换了 4 所学校。

是的，我从她的课堂上是学到了东西，one important thing（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甚至是唯一的），也就是那句美国的名言：“Life is fair. Its unfair to everyone.”意思是：“生活是公平的，因为它对每个人都是不公平的。”我将带着它，走完我的高中，我的大学，走进我未来的生活。

我知道，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很可能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但有了这段经历，我会做到心里有数的。

（本周作业在第 64 页。）

第五周

英语老师 Mrs. Abrams

Labor of Love 爱的奴役

I have mentioned before, teachers teach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and each teacher has his or her motivation. Ms. S's motivation for teaching was obviously a job that she kept to keep food on the table. I am not saying this is not a noble cause. In this land of opportunity, it's the epitome of surviving.

Besides Ms. S's type of teacher, I mentioned in a earlier section three other kinds of teachers. Among these, teachers who treat their work as a "Labor of love" are my favorite.

What is a labor of love? Think about the words in that context. A labor of love is something in which there are no immediate benefits, in fact you are hurt and disheartened while doing it. But you do it just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in your heart that tells you to keep going and to keep going strong.

This motivation is love itself. The best example of a labor of love I can think up of is your own children. From the time they are born to the time they head off to work or college, you receive some of the worst distress and pain in your life (I know, I've been the cause more than once). What keeps you going? Love. You love your children and you want them to end up a perfect person. So you strive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ies to see that your children grow up to a happy life.

Why?

This is a natural instinct, a maternal and paternal instinct that comes with humans.

I am about to tell you of someone whose labor of love was not of her own children but children whom she had never met. I am talking about one of my all time favorite teachers, Mrs. Abrams.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英语老师 Mrs. Abrams 生气。事实上，她从来就不生气——没有哪个学生想让她生气。她总是想着她的学生，只要她上了一天课，她就能准确地叫出全班人的名字，甚至连我的名字这种带四声的发音，她都叫得无可挑剔。

Mrs. Abrams 是一个 “people person”。也就是说，她是一个能理解人的人。她总是试图去理解她周围的人。她只要上了个把月的课，她就会知道全班每个学生的个性：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知道他们的小故事。而有的老师（像 Ms. S.），从来就没想到要去了解这些。Mrs. Abrams 的课上得很有生气，她总是能让我们在课堂里轻松地愉快地学习。

那个学期，很有意思的是，Mrs. Abrams 的课正好排在 Ms. S. 的课后面。就好像同父母到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餐馆吃晚饭。在一个很长、很无聊的晚饭后，唯一的盼望就是快点上 dessert——甜点。在 Ms. S. 的课堂里煎熬到最后时，我总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下一节就是 Mrs. Abrams 的课。

我把这种情形称为 “the extremes”。

就像冬天的早上起床洗澡，冷空气和热水同时包围你，这两种极端的条件给你造成一种很奇特的感受。这正是我上初中时的感受。在同一年里，我遇到了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又碰上了一生中最糟糕的老师（我这样认为）。就这样，一天之内的感受变化，像是一个 roller coaster ride，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翻来滚去。

Mrs. Abrams 爱她的学生，学生们也都喜欢 Mrs. Abrams。在她的课堂里，每个人都感到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我甚至觉得在那里，我拥有一小块自己的天地。

Mrs. Abrams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环境。

在我所见过的老师当中，除了 Mrs. Abrams 和 Mr. Henrich，没有哪一个是能获得所有学生的爱戴的。

Two Small Pigs and One Big Pig 小猪和大猪

有一段时间，英语课上的是语法部分。语法非常枯燥无聊，就好像是一堆毫无味道的、几个星期前的老报纸，又乏味又容易忘。往深处学，你会发现英语的语法有许多愚蠢可笑的例外法则。看吧：

An exception and an exception to that exception and different cases where there are only exceptions to the exceptions but no exceptions to the original rule.

糊涂了吗？烦不烦人？学这样的语法，你还笑得出来吗？

可是，Mrs. Abrams 却有把枯燥无味的语法课变成趣味横生的语法课的本事。在我们学习什么是明喻，什么是暗喻时，Mrs. Abrams 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用明喻 (metaphors) 和暗喻 (similes) 的方法写一个谜语，让全班同学来猜。

谜语只有一个要求，谜底必须是动物。然后，她将根据谜语的新颖性 (originality) 和创造性 (creativity) 评分。

我认为创新或创造意味着几个可能：可能是一些全新的事，也可能并不十分新，但却没人去做过的事，或者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这次，我决定做一个他人没有料到的事。因为，这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创新精神。

先看一看我的同学们都是怎么做这个作业的。几乎每个人都用非常详细的词去描述他们谜底暗示的东西，如 “As beautiful as a ivory hued swan flowing gently over the sapphire surface of a calm lake”。如果每个人都用一样的手法，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Matt 和我在许多事情上总是暗暗地比赛。这回我们两人又心照不宣地把这个作业看成又一场竞赛。看一看谁出的谜语更与众不同。

我已经有了一个有足够把握获胜的计划。

Matt 开始念他的创作了：“As smart as a nuclear technician; as skinny as a supermodel from Somalia; hair is as messy as the lunch lady's after she takes off her hair net. Who am I?”

同学们都转身看着我——这个 105 磅重，有着一头蓬乱黑发的，聪明的中国男孩。笑声四起，然后，大家一起叫起来：“矿！”

Matt，真有你的。虽对我似有些不恭，也算你有些创意。人是哺乳动物，也算合题了。

轮到我了。看我的！

(Sometimes the most creative thing is just the unexpected and sometimes the unexpected is what is expected.)

“I am as fat as two small pigs. I am as muddy as two small pigs. I eat as much as two small pigs. I produce as much retail bacon as two small pigs. What am I?”

看似简单，而却又不一般，我觉得太棒了。答案很清楚——“一只大猪！”当 Mrs. Abrams 迫不及待地大声抢答后，全班同学笑成一团。

我和 Matt 搞的这个小小的竞赛有点出格，但 Mrs. Abrams 并没有因此不高兴。她太了解我们俩了。她知道这个小小的竞赛能给课堂增添无穷乐趣。

Mrs. Abrams 喜爱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

The Dreaded 3-8 Paragraph 烦人的 3—8 写作模式

Mrs. Abrams 最拿手的是教写作。她教写作的方法与她对学生的了解紧紧相连。她似乎有一种能一眼看出每个学生写作问题的功力。

Before coming into the 8th grade, writing was not something that I did. Writing was one of those far away art forms that you would admire, but never did yourself. The closest comparison would have to be ice sculpting. The end result of an ice sculpture looks pretty cool, but you could never picture yourself doing it. That was how I felt about writing. I would do it when I had to, but I realized that I really didn't like it. That's not to say that I wasn't any good at it. In years past, I noticed one thing. Whenever we did write, I would read the things that other students were writing and my writing would be light years ahead of what they were doing. It would feel like reading a Doctor Seuss book whenever we read each other's papers (Doctor Seuss is the multi-award winning writer who wrote the books, "The Cat in the Hat" and "Green Eggs and Ham". All of his books are directed towards very young kids who are starting to read or whose parents read to them. Almost every kid who grew up in America has read a Doctor Seuss book.) Despite this, I still felt that I really didn't like to write and there was no future in it. It's kind of ironic seeing how I'm writing a book right now, but believe me, three years ago, this was the last thing I wanted to do.

上八年级前，我并不十分喜爱写作。写作就好像那种只能在远距离欣赏的艺术，可以欣赏，但你自己绝对是不愿动手的。就像冰雕 (ice sculpting)，看起来是那样的 cool，但你却绝不能想象你自己可以做它。这就是我对写作的感觉。如果我不得不写，我才动笔。

在 Mrs. Abrams 班里上课的第二天，我就听到了我已听“烂”了的 3—8 模式 (3-8 paragraph)。这就是在小学和初中时所有的老师都要你遵循的写作模式。也就是说，你要用 8 个段落来表达你的 3 个主要想法或观点（开头一段，结尾一段，中间每个观点带两段，每段五句话）。我了解这种模式已有些年头了，现在，它已成了“旧”闻。在 Mrs. Abrams 之前，虽然所有的老师都要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写作，但他们从不强迫我们。我可以不按照这个 3—8 模式，同样可以写出描述生动、含义深刻、表述清晰的 100 分的文章。对我来说，我讨厌这个模式，这个东西太无聊。

当我在 Mrs. Abrams 的课堂上又试我的“绝技”时，我小小地吃了一惊。我下力气写了几篇我认为最好的文章，但结果还是 85 分。我真的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不论是什么题目，我写出了我认为绝对是上乘的好文章，但得回的还是一个大大的 B。令我更沮丧的是别人都是一串的 A。我读他们的文章，那立意，那语言，都是糟糕的“小儿科”的东西。他们的用词和他们的写作方式让我痛苦，就像三年级的水平。然而，他们得到比我好的成绩。我真是被弄糊涂了，为什么我的文章得不到 Mrs. Abrams 的认可？

更糟糕的是，我这个人有太多的 pride，我不想去问 Mrs. Abrams 我到底错在哪里，尽管我从未把自己看成一个作家，但我感觉我至少应该得一些 A “们”。

我感觉到 Mrs. Abrams 似乎在敲打我自以为得意的“绝技”——词汇华丽，充满灵感，但结构不善。我从来就没有认识到一篇文章的结构会有多重要。被敲打多了，面对三个 B，我决定试一试 3—8 式。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空洞的、难看的、让我自己大倒胃口的 3—8 式文章。

猜猜结果会是怎么样？

第二天，当我坐在英语课教室的椅子上时，我手里拿着一篇得 A 的文章。

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糊涂。难道这种无聊的、千篇一律的东西真会比我那种自由的、充满智慧的文章更好吗？我又想，既然能得好分，我就不妨照写不误。从此，我把我所有的文章都写成完美的 3—8 式。虽然，大多数文章都能对失眠者起催眠作用，但却是结构“完好”的哟。

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学年的第二个 writing prompt 到来了。这是所有的英语老师最看重的大事情。我们写的文章要送到 Columbus（州的首府）去给在那里集中起来的老师评分。为了避免偏见，每一个人的文章都要经过两个随机抽到的老师来评分。成绩从 1 分到 4 分。

六年级以来，在这种 writing prompt 中我所得到的成绩都是在 3 分到 4 分之间。我觉得写了很漂亮的文章，应该得最高分数，但总是得回个一般的成绩。这回 writing prompt 我感觉有点不同。在 Mrs. Abrams 几个月的“无声的压力”下我已经习惯去写那些枯燥的、单调的、空洞的 3—8 式的文章。但总是这样写，也太没意思了，我就是我，黄矿岩总是有点不安分的。我决定给 3—8 式的文章加些“料”，在那个配方中加些我的“闪光的东西”。

这个 writing prompt，要求我们先阅读一个故事：在一次战争中，有一个狙击手 (sniper) 遇到了一名劲敌——另一个很出色的狙击手。他们斗智斗勇，最后他把对手打死了，但却发现被打死的是他的兄弟。

我们被要求去总结、讨论这个故事的关于战争的观点。

制定 3—8 式文章的大纲，我已经很“溜”了。考试时，我只要一提笔，结构就拉出来了，简单！但这次我加进了我自己的一些有力的论述。我用一些有力度的说法和独特的词汇（那些我已几个月没有使用的技巧）把文章激活起来。最后，我交上了一篇我不太有把握的文章。

事后，我感觉不太妙，我想我的“老招数”可能把考试弄糟了。但我又在心里安慰自己：这次考试并不是太糟糕。

第二天，我吃完午餐，走进教室，Mrs. Abrams 把我叫住。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从书包里抽出一篇文章给我，说道：“矿，你重新结构过这篇文章，是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这篇文章，就是我昨天交的文章的复印件。

我犹豫地答道：“是呀，有什么毛病吗？”

她大笑着说：“说实话，这是你一年来写得最好的文章。我都读过了，没有任何毛病。”她非常满意地笑道，“Good job！”

这篇我估计要得坏成绩的文章却成了我全年写得最好的文章！

我回答得有点傻：“真的？我写的时候并不觉得它好到哪里去，我想我老毛病又犯了，加了太多‘高级’的东西，也没有完全按照您喜欢的 3—8 式去写……”

正在这个时候，上课铃响，Mrs. Abrams 要上课了。她丢下一句话：“我保证当你拿到真正的成绩时，一定会很高兴。”

考试卷刚送到 Columbus 去，谁能说得准那里的评卷老师会给我什么分。我觉得 Mrs. Abrams 有些不可思议。

只有到了现在，我才理解：从我的头几篇文章中 Mrs. Abrams 看出了我写作的毛病，诸如爱用大词，夸张华丽，不注意结构等。因此，她一直都在无声地引导我要再从正规的 3—8 模式开始练习写作。

果然，一个月后我们得回了 writing prompt 的写作成绩，正像 Mrs. Abrams 预测的那样，两个给我评分的老师都写了同样的评语：“Well organized, wonderful word choice and usage!” 每位老师都给了我 4 分。

Mrs. Abrams had fused my love of description and articulation with a martinet like organization to improve my writing by leaps and bounds. This allowed me to find my own style of writing.

那一年，我带着不同的写作风格走出了 Mrs. Abrams 的课堂。当我走进 Moeller High，我对写作越来越有信心。因为经过 Mrs. Abrams 的调教，我不仅对写作有了新层次的理解，我还获得了人们新的赏识和尊重。

在我离开初中，准备上 Moeller High 之前，Mrs. Abrams 在我的 year book 上签了如下的赠言：

Kuan,

What a tremendous writer you are! I look forward to see your work published some day.

Enjoy the Big Moe. You'll love it.

Mrs. Abrams

我实在是有点不敢相信，生活是多么富有戏剧性：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其中还写到 Mrs. Abrams 怎样预言我将要出版书。

Mrs. Abrams，如果你的预言不是基于您对您的学生的真正认识和理解，那还能是什么呢？

Fanatic and Master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调整心理的高手

All of you who have ever seen the famous Indiana Jones movies and the first three Star wars movies know who Harrison Ford is. He has starred in dozens of movies that I can't even begin to list for you. No doubt about it, he's a great actor.

为什么要在写 Mrs. Abrams 时提到 Harrison Ford？因为要了解 Mrs. Abrams，我不得不提及 Harrison Ford，她是 Harrison Ford 的狂热影迷。

你也崇拜什么影星歌星吗？好的，把你的狂热再乘上一百倍，就等于 Mrs. Abrams 对 Harrison Ford 的崇拜。

她的桌面上杂乱地放满了她收集的由 Harrison Ford 扮演的角色的各种玩具小人、照片和各种小装饰物。她知道有关 Harrison Ford 的一切，她拥有大量与 Harrison Ford 有关的东西。她绝对不小气，她会带上这些宝贝来学校，让同学们一饱眼福。

I'll bet you're thinking, isn't this a little unprofessional? You're wrong. She not only did this so she could show her kids that she was a fan of Harrison Ford. She did it for a couple more reasons also.

这是我后来发现的。

当时，我们正面临着第一次 writing prompt。

Writing prompt 的前一天，Mrs. Abrams 把她的那个装满有关 Harrison Ford 生平资料和小玩意儿的宝箱带到班里。她把课停了下来，让全班同学一件一件地传看她的收藏。

Mrs. Abrams 笑眯眯地说：“今天是 Harrison Ford Day，你们可以问我任何有关 Harrison Ford 的问题。”

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地问有关 Harrison Ford 的问题：他的哪一部电影最好看？他扮演的什么角色最好？我也非常爱看 Harrison Ford 的电影，自然也讨论得非常投入。

第二天考试，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心情很轻松，一点也不担心考试的事。每逢这类考试，大家都会为这种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写作考试担心。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昨天浪费了一节课来谈 Harrison Ford 后，我竟忘了这个烦人的考试。

Mrs. Abrams 了解她的学生在想什么。她不动声色地让我们在毫无压力、自由自在的感觉中，忘记了即将来临的考试。

大多数老师则会按惯例告诫他们的学生：“明天有个重要的考试，一定要好好考！这个成绩将决定你能不能进英语快班……”

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由于学生们担负着巨大的压力，反而考不好。

像是对 Mrs. Abrams 对学生的理解的回报，我在这次考试中作文得了满分。不仅如此，在全年所有的写作考试中，我每一次都能为 Mrs. Abrams 争回高分。

看得出来，她特别高兴，因为那是外校老师评的分。

在 Mrs. Abrams 的课堂上，我们很少感觉我们是在学校里。似乎学校的一切规定都是多余无用的，因为没有人也没有必要去违反那些规定。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令人非常开心的学习环境。

Which Came First, You or the Egg?

哪个出生在先？

没有一个学生想惹 Mrs. Abrams 生气，但是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爱围绕着她开玩笑。当然 Mrs. Abrams 从来就不会傻乎乎地只接受别人的玩笑，她会像一个反弹力极好的橡皮球——能迅速地把别人开的玩笑反弹回去。

会开玩笑，开得玩笑，Mrs. Abrams 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从来就没有在开玩笑上失败过。

我想 Mrs. Abrams 之所以这么坦然地面对玩笑，是因为她知道没人会伤害她。而她又总能将开玩笑之“球”很恰到好处地推向全班，让大家分享快乐。

学期快结束的一天，Mrs. Abrams 忽然说：“我给你们表演过我的小把戏吗？(Did I ever show you guys my trick?)”她当然知道她从来没做过。于是，她慢慢地走到讲台前，坐在凳子上。她清了清嗓子，做了几下深呼吸。当时，大家都想，Mrs. Abrams 一定会有什么惊人之举。果真，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咯咯咯”地学鸡叫来。

她学的鸡叫声像极了。我们全班都大笑起来。

老师开了头，同学们就顺着杆子上。大家争着举手提问，说是提问，实际上都是在开 Mrs. Abrams 的玩笑。

一个同学说：“这么看来您同 Ms. S. 是亲戚？(So you are related to Ms. S!)”

Mrs. Abrams 答：“我只是鸡叫，不是狗叫。(No, I bawked not barked.)”

又一个同学问：“你和鸡蛋哪个出生在先？”

Mrs. Abrams 答：“我想 Mr. Nadler 应该在我和鸡蛋之前。(I believe Mr. Nadler was before both of us.)”在这里，Mrs. Abrams 巧妙地加上了 Mr. Nadler，他是我们学校最老的老师。他很喜欢开人家的玩笑，大家也喜欢开他的玩笑。Mrs. Abrams 暗指 Mr. Nadler 年纪大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我问的：“在到我们中学工作之前，你在哪里工作？Barnum and Bailey or Ringling Brothers?”

老师答：“不，那个地方名叫 Moeller。”（She had turned my suggestion that she use to work in one of the three most famous circuses in the world into an insult against Moeller. She used to work there and on top of that, she knew that I had already gotten a scholarship there and was going to be in Moeller next year.）

Mrs. Abrams 舌战群“猴”，用她特有的敏捷尖锐，把一个个玩笑完美地接住。随着机智幽默的对话，课堂里笑声不断。

大多数老师可能会认为：“我怎么做了这么愚蠢的事，惹得全班学生拿自己开心？”然后会想方设法让课堂平静下来。但对 Mrs. Abrams 来说，她从来就不会怪罪那些没大没小的玩笑，当然也从来不会因为开玩笑太过分而无法再讲课。

Barking Dogs in the Email 收到一阵狗叫声

圣诞节快到了，在有关机构的倡导下，每个学校都增添了崭新的电脑。这下好啦，老师们的电脑有问题，就抓学生的差。大概全世界都差不多吧，搞电脑，学生比老师强。

有一天，下最后一节课，我正准备去打网球，Mrs. Abrams 叫住我。她想让我帮忙把 E-mail 搞通。因为，据老 Mr. Nadler 说，他通过 E-mail 送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件给 Mrs. Abrams。

Mr. Nadler 是数学老师，七年级时我曾在他的班里上过课。这个老头也很喜欢与学生开玩笑。听 Mrs. Abrams 说他送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件，我心里暗想，看来这老头不仅仅爱与学生开玩笑，说不定他在开 Mrs. Abrams 的玩笑呢。

我当然愿意帮 Mrs. Abrams，就一口答应了她。

我对电脑似乎很有天分。老实说，除了我爸爸为我指定的师傅——一位在电脑公司工作的叔叔，我周围的人还没有哪个比我强。每次我同别人谈论电脑，我都会很惊奇地发现，我所知道的东西大大地超过他们。每次碰到电脑故障，我都能发现问题并“搞掂”它。似乎我同电脑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对话。很多时候，我并没有见过这类问题，但在摆弄的时候，有病的电脑就会“告诉”我该怎么干。哎呀，我有些离题了！

我很快就把 Mrs. Abrams 的苹果电脑设置好，并帮她搞通了 E-mail。看着我在电脑上忙，Mrs. Abrams 自言自语地说：“重要消息……应该很重要吧？要不，Mr. Nadler 可该有大麻烦了！”

我在心里偷笑，一定有好戏。

打开 E-mail，还真有一封 Mr. Nadler 寄来的信。我敲了敲鼠标，忽然喇叭里传出一阵狗叫声，伴着圣诞节音乐的《铃儿响叮当》的曲子，一群狗在有节奏地伴叫。在信息栏里，Mr. Nadler 写道：“Have a DOGgon Merry Christmas! Sincerely, Santa Claus.”

假如有一天，你的一个同事或老板告诉你：下班后留下来，有重要事情等着你。你本来应该回家，因为你家里还有不少事等着你处理。但你把这个同事的话信以为真，还让另一个不相关的人也陪你留了下来。然后，你突然发现这不过是个戏弄你的笑话，一个小小的骗人把戏，你会怎么样？

看看上了当的 Mrs. Abrams 的反应。

她笑着说：“糟糕！让他占便宜了……”然后，Mrs. Abrams 反应迅速地问道，“矿，你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动物的叫声吗？帮我找个牛叫声吧！”

我用了几分钟时间，终于从网上找到牛叫声。Mrs. Abrams 把我下载的牛叫声又送回给老 Nadler，她高兴地说：“这回他该尝到味道了吧！”

Mrs. Abrams 很高兴地走了。

Chicken Noodle Soup 面条鸡汤的故事

在 Mrs. Abrams 的班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怎么写东西，不仅仅是写故事，还学会了写论文、写报告、写总结、写手记，学会了怎么写草稿、分段落等。她让我们不停地练习写作，从开学的第一个星期直到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总是不停地写。

在所有的写作中，学写短故事最有趣。

一提到学写短故事，我就想起了一个 “Chicken Noodle Soup” 的故事。

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的同学 Jack。Jack 不是个生来就很酷的人，但他是个想尽一切办法扮酷的人。他不仅仅是想 “酷”，他还想成为 “酷哥” 们的领袖。

但遗憾的是，Jack 天生就没办法酷得起来。他的 “表演” 总是出错。Jack 爱身穿 Abercrombie 牌的衣服，试图讲一口带有市区黑人口音的英语。他想把自己扮成个黑人，但很不幸，他是地地道道的白人孩子。更糟糕的是，他浑身上下没有半个体育细胞。他总以为自己已经比所有的人都酷了，因而看不起其他人。

Jack 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家一有机会就拿他来当开心果。

故事发生在第二个学期快结束时。

Mrs. Abrams 很重视写作训练，每个学期在她的课里都有几个很重要的作业。这个学期最重要的作业就是写一个短故事。

平常我做作业，一般的标准是，很少用尽全力，看上去不错或很不错就行了，给自己留下余地，不要成为没日没夜的 “书虫”。但有时，我也会让我周围的世界都慢下来，以便尽心尽力去干好一件事情。这次写短故事，我给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我非常投入地完成了这个作业。10 页纸，打印得整整齐齐，格式编辑、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复查润色……

我很为我的短故事骄傲。

Mrs. Abrams 的课正好在午饭以后。午饭时，通常是一伙要好的朋友，像 Matt、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边吃边聊。Jack 也凑过来，他总是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坐在我旁边，拿出几张写得潦潦草草的稿纸，在上面写起来。我想这就是他的所谓的短故事吧。我看看那堆乱纸，感到很不舒服。

我说：“Jack，你在干什么？”

他看了看大家，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写我的……故事。”

“你不知道今天要交作业吗？”我问他。

他点点头。这个家伙还没完成作业，想利用午饭时间做最后的挣扎。

我心里有点冒火，我们都很认真地对待 Mrs. Abrams 的作业，你竟然只用午饭时间乱写乱画！

Matt 和我同时都想到了一点：Jack 不尊重 Mrs. Abrams，没有给予她的作业以足够的重视，这实在对不起 Mrs. Abrams。嘿嘿，我们要让 Jack 知道他做错了什么。

Jack 边吃边写着他的作业。显然，Jack 不是那种在压力下能正常工作的人。越急越见鬼，他不停地撕掉写错的稿子。

我用挖苦的口气说：“哎呀，Jack，你真能干，故事写了 3 页纸，你怎么能写这么长呀？”

Jack 的反应有点慢，他突然明白我是在挖苦他，他叫道：“住口！”

Matt 半笑不笑地劝道：“哎，Jack，快，快，别把时间浪费在叫喊住口上啦，你还没完成作业呢。快写，快写吧！”

这回 Jack 反应奇快，他突然转向 Matt，同样叫道：“住口！”

又要吃，又要写，又要一会儿对这个叫“住口”，一会儿对那个喊“住口”，够他狼狈的了。

我突然压低声音说：“哎哎，Mrs. Abrams 来了！”

Jack 以最快的速度抓起稿纸，迅速藏到桌子下面，回头四处张望。他很紧张，深怕被 Mrs. Abrams 发现他在午饭时才赶做作业。

我说：“噢，对不起，我看错了，不是 Mrs. Abrams，是个清洁工。”

Jack 没发现 Mrs. Abrams，他松了一口气，更生我们的气了。尽管如此，他一直没忘了吃他那罐浓浓的鸡汤面条。

忽然，Matt 站了起来，嚷嚷道：“到时间啦，午饭结束了！”

看着我和 Matt 都站起来要离开的样子，Jack 的眼里露出惊慌，很犹豫地也跟着站起来……在他发现上当，想快速坐下来时，他的手正好压到那罐鸡汤面条的边上，把罐子弄倒了。又浓又油的汤流得桌上地下到处都是。Jack 手忙脚乱地想把罐子扶正，一不小心，又把他的那几张稿纸碰落了一地，正好掉进一摊鸡汤里。

大家哈哈大笑，笑得脸都红了。真开心！

Jack 冲着我们大叫了一声：“闭嘴！”

他不叫还好，这一叫，我们笑得气都喘不过来……

他气呼呼地低下头去捡餐桌下的稿纸。这时，Matt 给了我一个很熟悉的眼色，我知道他准是想干点什么好事了。他做出一副清理桌子的样子，把桌面上浓浓的油油的鸡汤往地上擦，正好都洒在 Jack 的头上。

Jack 从桌下跳起来，一不小心头又碰到桌角，弄得鸡汤四溅。这时餐厅的人都在看着 Jack，他和他的“故事”都在滴滴答答地流着鸡汤……他的狼狈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Jack 转身向着我，大叫：“砰！”他根本没看清是谁搞的恶作剧，就气急败坏地抓起一把面条向我扔来。

可怜的 Jack 没有半点运动细胞，那把面条丢得离我还差一里远，不巧的是正丢在我朋友 Charls 的脸上。

我笑得直不起身来，几乎岔了一口气……

Jack 手上抓满了面条，准备再次向我攻击。这时一个老师走了过来，喝道：“Jack，你干什么？”

Jack 开始抽泣，眼泪和鸡汤一起从脸上流下来：“砰把鸡汤洒在我头上……”这时，他故意装出来的酷劲儿没有了。

Matt 站起来说：“不是砰搞的，是我。”

我指着 Charls 说：“Jack 把面条扔到他脸上。”

老师看看我们几个，一时也不知罚谁好。他看看一地一桌的鸡汤，生气地说：“你们要赶快收拾干净，否则都要被惩罚。”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太过分了。但当时只觉得 Jack 太对不起 Mrs. Abrams，老师花了 9 个星期教我们怎样写这篇作文，你 Jack 竟如此儿戏，该罚。

午饭后，紧接着是 Mrs. Abrams 的英语课。大家都坐在座位上等老师，Jack 最后一个进教室。全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哇，鸡汤的油加上他原有的头油，都油光光地结块了！

同学们开始一个个开起他的玩笑来。

“Jack，对不起，你最好戴顶帽子。”

“哎呀，Jack，你在哪个发廊‘油’的？这种新款式，能不能介绍一下？”

“Jack，我看你是把头发放在油锅里炸了一下吧？”

……

同学们的笑话一直到面带微笑的 Mrs. Abrams 走进教室才停下来。

Mrs. Abrams 喜欢让同学们相互交流，所以每个人写的短故事，都要给在班上随机抽出来的三位同学阅读，评价，打分。同学给的分占 50% 的成绩，另外 50% 则由 Mrs. Abrams 评定。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任意乱给分。你需要写上评语，说明为什么你要给这个分，还要签上你的名字，以示对这个分数负责任。如果你的理由不充分，Mrs. Abrams 会把你给的分改掉。

像是命运的安排，Mrs. Abrams 递给我的一份短故事就是 Jack 的“杰作”，上面还带着鸡汤的痕迹——被鸡汤浸湿后褪色的字迹和浓烈的鸡汤味。我拿着这份稿子，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忍不住笑起来，越笑越失控，我笑得从凳子上跌了下来。

Mrs. Abrams 走过来，问道：“什么事这么滑稽？”

我听到 Jack 在教室后面大声喊道：“矿，闭嘴！”Jack 当然不愿我对 Mrs. Abrams 说明事情的原委。想来我们整治得他已经够苦了，还是放他一马，给 Jack 留点余地，就让 Mrs. Abrams 自己去猜这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吧。

我没有给老师任何解释。

但是，Jack 写的故事，简直糟糕透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写的文章，可能都要比这好得多。我知道，Mrs. Abrams 一定不会给这篇满是鸡汤的短故事什么好成绩的。我心底里为 Jack 感到有点难过。其实，即使 Jack 有充分的时间，他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因此，我为午饭时对他的捉弄又有点内疚。我很宽容地给 Jack 打了个 80 分，并写下一段评语：

"Jack, your story was very……interesting. It was……interesting in many ways. The story had some really good and interesting ideas in it. But I think you need to work on your descriptions and details, as well as your plot and structure of your story. Those two points weren't very strong, that is why I gave you an 80. But on the plus side, I really like chicken noodle!"

Now I've grown up a bit, I look back and realize that the whole fiasco was somewhat childish. I never regret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such a funny story. This could rank as one of the sillier and immature things I did in Mrs. Abrams class.

（本周作业在第 65 页。）

第六周

历史老师 Mr. Henrich (上)

最好的在最后

我敢肯定你一定听过，也一定讲过这样的话：“Best for last. 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好吧，既然我也总是认为有个好结尾很重要，那我就选一个我认为我从来没遇到过的最好老师作为书的结尾吧！

(Mr. Ron Henrich has been a true inspiration in my life and I know that he is still out there affecting others with his unique brand of modern magic. When I think of him, I seriously can't find one fault in his ways. If I could choose between his life and Bill Gate's life, it's a no-brainer. I would vote Mr. Henrich a hundred and ten times out of a hundred. That is how much I value the relationship that I have with this person, so I am asking a big favor of you to enjoy what I have to say about him and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a teacher like him some day or at least someone like him.)

Who is He?

他是谁

Mr. Ron Henrich，是我初中的老师。A tiny speck within the massive expanse of the entire world. 但他是老师中的一颗珍贵的宝石。我能遇见这样的老师，真是三生有幸。

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 Mr. Henrich 如此特殊呢？请你原谅，我知道我会滔滔不绝地说 Mr. Henrich 怎样怎样的酷。其实，真要用文字把 Mr. Henrich 形象地描绘出来，那实在是太难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没有理由不喜欢他呢？为什么人们一提到 Mr. Henrich 就总是发出会心的微笑呢？为什么有人甚至试着去讨厌他，但无论如何都恨不起来呢？

每个老师总有些自己不太喜欢的学生，但我敢说，Mr. Henrich 是个例外。对于 Mr. Henrich 来说，最糟糕的不过是某个学生某天被他批评了在课堂上有点愁眉苦脸，仅此而已，而绝不会厌恶他。

在初中，我感到 Mr. Henrich 和 Mrs. Abrams 是唯一的两个真正从心里关心我的老师。

Selfless, humble, hilarious, and honest，这是我所能想出来的描述 Mr. Henrich 的形容词。但是这些美好的个性特征对于成为一个好老师有多少帮助呢？

请想一想，什么是老师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会有公立学校？会有老师？

有许多人（包括家长）认为上学是学知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其实，许多孩子都可以在家里，或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书本知识。有条件的家庭，甚至可以学得更好些。比如我吧，爸爸是研究教育理论的 Ph.D.，是大学老师，如果我用同样的课本、同样的时间在家里自学，我完全可以学到比在学校多一倍的知识。在美国有些州，允许 Home School 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家庭不愿把孩子送到学校受教育，也可以留在家里进行教育。爸爸有两个学生就是在家办学的。在这种“家庭学校”受教育的孩子，用爸爸的话说是“100% 纯净的果汁 (100% pure juice)”，比那些上公立学校的孩子麻烦事要少得多。

既然如此，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成千上万的孩子一天到晚进进出出学校呢？为什么父母们都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呢？如果说是为了孩子上大学，可不少孩子是不上大学的呀，就算是要上大学，在家里不也同样可以准备吗？这里边一定有原因！

这个问题我自己想过很多很多，我认为，上学是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为孩子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学校是孩子的社会，学校生活是孩子的社会生活。上学就是让孩子在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先进入一个“准社会 (sub-society)”。

To be prepared for your future life, you don't need to know the capital of West Virginia or the landmass of Chil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school does for children is helping them discover themselves. School builds character, believe it or not. As you struggle year after year to make friends, make grades, pass tests, and ultimately learn, what you are really doing is building your character and your personality and approach to life in the future.

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与 Mr. Henrich 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说，我正是在 Mr. Henrich 的课堂里开始学会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这真实的社会。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 coincidence。最好的老师和最重要的人生课程结合在一起，绝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Laughter, the best medicine and the best teaching tool

欢笑是最好的医药

欢笑是最好的医药，最好的教学工具

我这个人有三个特点（可能是优点也是弱点）：Pride、Fun and Ability。追求有趣和欢乐是我生活中的一种需要。

有时，我们会面对着似乎很严峻的形势，甚至太难当头。这时，你还能笑得出吗？

其实，有趣和欢笑往往会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挑战，面对现实。在生活中学会随时发现有趣和欢乐，这是 Mr. Henrich 教给我的一个生活哲学。

我在 Mr. Henrich 身上发现了一种叫做“欢笑”的“疾病”、会传染的“欢乐病”。如果你坐在 Mr. Henrich 面前，哪怕只有 5 分钟，你都会被他的幽默感染。他潇洒自如地运用幽默，就像是运用一件雪亮的武器。在我所有的老师中，只有 Mr. Henrich 能那样变化多端地运用它。这也是为什么在学生的眼里，Mr. Henrich 远远胜于其他老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Crazy Hair Day

疯狂头发日

关于 Mr. Henrich，我可以谈三天三夜。这里我只选出几件他的趣事。

从内心来看，Mr. Henrich 应该算是个“怪人”。但是我不想把他归为怪人一类，因为这对他似乎不公平。可事实上就他行事的标准来看，Mr. Henrich 的的确确有点“怪”。

Mr. Henrich 属于爱留胡子一类的家伙。但他的习惯是冬季蓄 (xù) 起胡子，到了春季又刮光。在冬天的时候，他的一脸大胡子很浓密。等到春暖花开时，他一彻底刮了脸，人就变了个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我们学校大约每个月都有一个 Crazy Day。八年级的某一个月，学校宣布下个星期一将是“crazy hair day”。根据学校的规定，在这一天，大家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发型和颜色上做文章，看一看谁的头发最别出心裁。很多人都利用这一天换一种新发型。然而，无论是谁的新发式，都没有一个能同 Mr. Henrich 的“创新”相媲美。

在 Crazy Day，很少有老师会与学生一道“胡闹”的，Mr. Henrich 却是个例外。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要干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大家都猜测，Mr. Henrich 一定会把胡子刮光，就像往年

的春天一样。我暗暗猜测，Mr. Henrich 一定会干一点比刮光胡子更离奇的事，但我实在也想不出他还会干什么。

“Crazy hair day”那天，不少同学都在头发上搞了些名堂，有的把头发染成几种颜色，有的换了个新发型。

当我走进 Mr. Henrich 的教室时，发现全班人都睁大眼睛定定地看着教室的一个角落——Mr. Henrich 的办公桌就在那里。我再往前走了两步，看清楚 Mr. Henrich 正坐在桌前静静地看书。不知你是否有过不相信自己眼睛的经历？你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传到你的大脑里，你的大脑告诉你“看错了”，然后，你不得不再看一次……

我使劲地眨了眨眼睛，正确地说，是瞪大眼睛看去，终于辨认清楚我眼前的这幅图画。像往常一样，Mr. Henrich 安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但不同的是，他的整个脸部都变了，上唇(chún)右边的胡子刮光了。与之对称，下唇(chún)左边的胡子也一根不剩……Mr. Henrich 的美须只剩下上一半下一半，斜斜地隔“唇”相望。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看看他的身上，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打着领带，但他的下身却很不协调(xié tiáo)地穿着一条由鲜蓝色和淡黄色条纹相间的类似花瓜皮似的棉毛裤，外加一对不成双的袜子和一双左右脚倒穿的、不成对的鞋子。

当上课的铃响后，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Mr. Henrich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讲台前，让还站着看热闹的同学坐下上课。他的一举一动就好像平常上课一个样，没有一丝一毫做作，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坐在椅子上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拼命地眨眼睛，不断地怀疑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不是一件真事……

教室里很静，只有 Mr. Henrich 平静地讲课的声音。一分钟，两分钟……不知是谁先“嗤嗤”笑了两声。忽然，大家同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当然，这时 Mr. Henrich 自己也忍不住了，他也跟着我们开怀大笑，直笑得全班人都倒在了地上。

在这一整天里，学校里几乎每一个人见面都会问：

“妈呀，你看见 Mr. Henrich 了吗？”

“哇，我的上帝！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几乎晕(yūn)过去了。”

“他让我笑得晚饭都不用吃了。”

Mr. Henrich 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他那种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和欢笑的能力。

From Now on, Please Refrain from……

解不开的谜

Mr. Henrich's class was not like many other classrooms. One problem that did happen in Mr. Henrich's class was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fighting and arguing. Why? It's simple. When you stuff a room full of outgoing, leader like, cunning, gifted students, you will get a problem. Think of it this way. What makes a good army? Some might say a good leader and some might say good soldiers. It is really an opinion question that can be argued from either standpoint. One thing that will never work is having a bunch of Generals and no soldiers to follow them. You could have 100 courageous, cunning, and clever Generals, but they would stand no chance against one General and 1000 soldiers under his command. Why? When you put that many leader like people together they tend to fight for dominance. That was the exact situation in my 8th grade SCOPE class.

我们班上有十几个学生，都是全校最聪明的孩子。聪明带来了自信，自信又煽动了自尊和自大。不用说我和 Matt 有多自尊自大，班上其他同学都是一个样。课堂讨论时，总是陷入

无休止的争吵、叫喊。因为谁也不希望败在谁的手下，而且，每个人都想成为班上最聪明的一个。

看起来 Mr. Henrich 并不把我们这些小小的“麻烦”放在心上。相反，他总爱引导我们的课堂争论向更深更广处发展，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能更多地表现自己。但是，就像该放手时就放手一样，Mr. Henrich 对我们也有该收手时就收手的时候。

在学期中的某一天，同学间每天不断积累的小矛盾，终于因为一件小事爆发出来了：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我们班里有两个同学相处不好已经有相当的日子了。一个叫 Dale，另一个叫 Rick。Dale 是那种典型的很酷的家伙。他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又总是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方法去开人家的玩笑。他并不是十分聪明，但他具有较全面 street smarts，他知道怎样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Dale 和我在七年级刚开学的几天里就已成了好朋友。你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实际上是个很好的家伙。但如不了解的话，你会以为他是个小坏蛋。

Rick 则与 Dale 完全不同。我不知道在你的那个圈子里是不是有这种人，反正我是从未见过。Rick 有时很吓人，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说。他长得并不高大，对他的恐惧是一种来自心理和情感上的恐惧。Rick 不搞体育，他不在乎他的体态、衣着外表。他不剪头发，不换衣服。穿着的样式和色调从来就不搭配。他的精神状态总是很不稳定。他是那种处在心理边缘的人。据说，Rick 吃了不少镇静药，他有挺严重的情感失控问题，这就是大家都有些害怕他的原因。

事实上，Rick 很聪明。他的英语读写能力都很超常。只不过，他的不拘小节的外表不可避免地成了同学们讽刺挖苦的对象。在其他老师的课里，Rick 总是表现得很紧张，有点神经质。只有在 Mr. Henrich 的课堂里他才能放松些。大概他也知道，这是个可以让他表现自我的地方。Mr. Henrich 对他的与众不同的表现总是很宽容。

一天，在 Mr. Henrich 的课堂上，我们正在做关于 the Alamo Fort 的 project。Rick 把他的 project 设计成一个小木偶剧，他从家里搬来了一个高五尺多的大纸盒，他钻进纸盒里，以纸盒象征 the Alamo Fort，让手中的小木偶人来发言。应该说，他的设计很有创意。在 Mr. Henrich 的课堂上，我们感觉就像在自家里玩一样。像 Rick 这样神经质的孩子，也能很轻松地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Rick 的 presentation 本来挺不错的，可是快到结尾时，他有些乱了阵脚，离了题，乱讲一通。爱出风头的同学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挖苦别人的好机会，七嘴八舌地拿 Rick 开起玩笑来。当时 Rick 看上去没生气，但只过了一小会儿，我就发现他生气了。

那天，我们把所有的 presentation 都录了像，在等待 Mr. Henrich 调换录像带时，调皮的 Dale 趁没人注意，一头钻进 Rick 的大纸盒道具里，学着 Rick 的声音摆弄起木偶来。

I doubt anyone has ever seen a dam explode, but here's the idea. A dam is built and the water is constantly putting pressure and force on the dam. The water wears away at it and breaks down the dam slowly, but through it all the dam stands tall and looks fine. Then there is that one moment when the water breaks a single crack in the dam and the damn starts to leak.

Rick 的精神大坝在忽然间崩溃了。他再也无法忍受 Dale 对他的冷嘲热讽，可能还带着一年来同学们对他的羞辱的仇恨，他不顾一切地冲向大纸盒，全然不顾 Dale 还在里面，一把将纸盒推倒在地，用脚发疯似的猛踢纸盒，抄起就近的椅子就要往盒子上砸……

忽然，Rick 停住了，僵在那里，像是不知该做什么好。

全班同学都惊愕了，因为大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情景。

当时，Mr. Henrich 正在教室后面摆弄录像机，待他回到讲台前时，事态已经平息了。他并不知道纸盒里还有人，看着大家都盯着那盒子，他下意识地问了声：“纸盒里有人吗？”

纸盒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嚎叫：“Oooooo……wwwwwww……”声音从盒子里传出，听起来很滑稽。很多人都笑出声来，就连 Rick 也笑了笑。

我看见 Mr. Henrich 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赶紧走上前去，弯腰往盒子里看，并顺手把 Dale 拉了出来。还好，Dale 没有受伤。忽然，我意识到一场大战要爆发！Dale 竟然让 Rick——一个整天被人取笑的家伙“袭击”成功，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Dale 的脸可是丢尽了。凭 Dale 的个性，这场架一定有得打啦！

我抓住 Dale 的手，说：“这不值得！”

Dale 摔开我的手，向 Rick 走去……

一分钟的冷战，Dale 和 Rick 四目相对，谁都没说话。

这时，Mr. Henrich 打破了寂静，平静地问了一句：“Who's next?”

于是，presentation 又继续进行下去。

Mr. Henrich 带着 Dale 和 Rick 走出门外。形势对 Rick 很不利，按照州里的法律规定，打人或参与打架，要作至少三天的离校惩罚。三天离校期间的考试、作业和一切课堂成绩都要按 0 分计算。这很可能让你的成绩从 A 一直掉到 C。

几分钟后，Mr. Henrich 带着 Dale 和 Rick 回到教室。看看 Dale 和 Rick 的脸色都很平静，不像是挨了处分的样子。

到底 Mr. Henrich 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我东想西想，想了许多……换上别的老师，Dale 和 Rick 这会儿一定是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校长正高声宣布他们拿来吓唬学生的“离校三天”的惩罚。然后，Dale 的父母、Rick 的父母一定会很气愤，他们俩也少不了挨没完没了的责骂。然后，Dale 和 Rick 之间的“战争”从此白热化……但此刻却不会，Mr. Henrich 总是很会替学生着想。我想的这些，他也一定会想到。他当然会比一般的老师看得远。但是，Rick 今天犯的错不小，他太冲动了，不教育他一下，他还会犯大错的……

果然，在没有向全班同学说明事情的处理之前，Mr. Henrich 是不会让我们走的。

在所有的 presentations 完成后，Mr. Henrich 站在讲台前，一脸严肃，他非常简短地宣布：

"From now on……Please refrain from the following: Tackling a box which contains a human being, kicking a box which contains a human being, throwing a chair which contains a human being……Thank you."

这几句简短甚至有些怪异的话，引来了大家的笑声，包括 Dale 和 Rick。

我想这几句话会让我们中的一些人记上一辈子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下课后 Dale 竟然主动走向 Rick，向 Rick 伸出手来，Rick 犹豫了一下，最终也伸出手，同 Dale 紧紧地握了一握。Dale 可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他竟然没事一般……

从此以后，两个曾是死对头的人，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当然，Rick 和 Dale 都没有挨三天离校的处罚。

只有天才知道，Mr. Henrich 到底同他们两人说了些什么。

This will always remain a big mystery in my mind.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 need to guess. Mr. Henrich's meaning was clearly "Respect others if you want to be respected."

This single lesson was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 that we self-confident, prideful, SCOPE students should learn. In society's game, thi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lesson that can be learned.

"I put my students first" 把学生放在首位

你现在已一次又一次听我说，在 Mr. Henrich 的班上我已受益无穷，但你并不完全知道我尊重 Mr. Henrich 的真正原因，以及我推崇他的程度——最喜爱的老师。请注意，不是“最喜爱的初中老师”，也不是“最喜爱的 Social Studies 的老师”，而是最喜爱的老师。period。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分界远不止“一个教一个学”的概念。在我的眼里，一个好老师是远远超出这个界限的。一个伟大的老师会怀着“一切为着学生好”的观念，在任何情况下去帮助学生。

前面我谈到了 Ms. S. 的行径。那么 Mr. Henrich 是怎样看待这个事情的呢？

“木偶剧风波”那天，我的最后一节课是 Mr. Henrich 的 Social Studies，我收到了要我到校长办公室去的条子。那不是一张“请到办公室来一趟”这样的正常字条，而是“立即到办公室来”！

所有的同学都说：“哎呀，矿有麻烦了！”

我笑了，因为当时我是压根儿没联想到会是 Ms. S. 诬告了我们。我很坦然地去了校长办公室。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就不多说了。

当我带着一肚子的火离开校长办公室回到 Mr. Henrich 的班上后，我只是立即把办公室的回条交给他。我并不打算告诉 Mr. Henrich 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不想让他来趟这个“混水”。教室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愤怒地大叫起来：“他们想给我停课三天的处罚……”

正好这时下课铃响了，这是最后一节课，学校要放学。同学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 Mr. Henrich 和我。Mr. Henrich 走过来，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去找 Ms. S. “算账”。

第二天，我和 Matt 就该不该把事情告诉 Mr. Henrich 争论了一番，因为我们既想让他知道此事，又不愿他受到牵连 (qiān lián, get involved)。后来，我们决定，如果 Mr. Henrich 问起，我们就说。如果他不问，我们就什么都不说。

那天，在 Mr. Henrich 的课堂上，一切都正常。我和 Matt 坐在角落里小声地交谈，我们在商量如果又被叫到办公室，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我俩都十分沮丧，根本没注意到课堂上在干什么。看起来，我和 Matt 的沮丧神情一定引起了 Mr. Henrich 的注意。后来，当其他同学做课堂作业时，Mr. Henrich 走到我们这边来。他刚一张口问，我们就立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们并没有去找他，是他主动来找我们的。他从心里一直都在关注着我们。

听我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后，他坐在那儿沉默了好一会儿，微微摇摇头，说：“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There was an awkward silence as I thought that it was a bad idea to bring Mr. Henrichsintosthis and I know Matt felt the same. Mr. Henrich was in a bad position here. He had to make a decision between keeping his job and reputation or protecting us. The logical and expected choice would be the former. Mr. Henrich was a teacher, that was his job, I doubt that "Put job on line for two students" was in his contract anywhere. Matt and I never expected him to do anything. We just wanted someone we could rely on advice for.)

那是一个多么难堪的沉默呀！我想，把 Mr. Henrich 扯了进来，这实在是一个馊主意。Matt 也一定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天上午，在校车上，Matt 和我又交谈了我们的“小”状况。我们确信 Ms. S. 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校长是不会改变他的立场的，除了我们的父母，谁又会来为我们说话呢？这些话明摆着是讲也等于不讲的。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就看得更清楚了。我想，不管是错是对，所有的老师是“应该”站在学校一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校长根本就不听我们解释的原因。因为这是他的工作——永远站在老师一边。

然而，正是 Mr. Henrich 的所作所为，才使得事情更有特殊的意义。

当我们走进 Mr. Henrich 的课堂，也就是一天的最后一节课时，Matt 和我并没有任何期待。Mr. Henrich 安排好全班同学后，把我俩叫过去。我们绝没想到 Mr. Henrich 能为我们干些什么。他又还能做什么呢？他不可能下令要 Ms. S. 忘记此事，他也不可能到校长那里去说 Ms. S. 诬告学生。同事之间是不能这样做的，事实上老师应该是站在学校一边的。我和 Matt 没抱任何幻想。

Mr. Henrich 坐在他的椅子上，异常庄重而严肃地看着我们。

他非常平静、非常认真地说：“好啦，调皮的家伙们，事情是这样的……”这是 Mr. Henrich 绝少使用的语气。他继续说道：“昨天听到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我觉得我实在是负有责任去做些我该做的事情——do something. 所以呢，我给校长助理写了一封信。后来我又给校长派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教了你们快两年，我非常了解你们，你们虽然有些调皮，但是你们绝对不是坏孩子，你们很坦诚，学习很努力，斯小姐指控的不是你们的故意行为……因此，我想你们不必再担心什么了！”

After hearing what happened to you guys yesterday, I felt that I really had to do something. So I've written a letter to the principal and also one to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I told them that I have already taught you guys for two years. I know very well what kind of kids you are. Maybe you guys like to play around sometimes, but definitely not bad kids. You guys are honest and hardworking. Ms. S's accusations aren't characteristic of you two……Therefore, I don't think you guys will have anything to worry about.”

当时，我是绝对地慌了手脚，不知所措。理由有两点：一是 Mr. Henrich 这样做，显然是与学校作对。因为我们已经告诉过他，校长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对我们是什么印象。Mr. Henrich 这样做不是等于直接挑战校长吗？这不是当着上司的面说“No”吗？二是 Mr. Henrich 曾经因为为学生辩护而有过麻烦，现在他竟然又为了我们出头。

那天从教室出来以后，我们决定：假如 Mr. Henrich 因为这件事情招惹了麻烦或者甚至被解雇 (gù) 了，我们将举行一次公开的罢课 (public walk out)。

罢课一次就要被学校自动停学 10 天，但是我们觉得既然 Mr. Henrich 为了我们而拿他的工作来冒险，那么为了他，我们承担 10 天停学的风险也是应该的。

The very next day, we told everyone we coul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and how Mr. Henrich might be in trouble. Every single student that Matt and I spoke to told us the same thing. All of them would walk out and stand a suspension for Mr. Henrich.

假若你在此前仍不确信 Mr. Henrich 是个好老师，现在该相信了吧！

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不敢肯定如果我处在他的处境我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做。世界上有谁会为了两个 4 个月后将要毕业离校的学生，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来冒险呢？

Mr. Henrich 是个老师，是个真正在学校教书育人的老师。他不只是教 Social Studies，他还教会了我：一个男子汉能做到什么。

没有他给学校的两封信，我想，Matt 和我是绝对过不了停学惩罚这一关的。

More importantly, I now see the impact one person can have on another's life. That is why Mr. Henrich is still the best teacher I've ever had.

（本周作业在第 66 页。）

第七周

历史老师 Mr. Henrich (下)

Jeopardy—a Game of Intelligence

智力竞赛

在 Mr. Henrich 的课堂里，我们所做的，除了讨论、project 外，再就是考试。就好像一种预定的模式——“条理型”老师的杰作。说来也奇怪，这种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做法，到了 Mr. Henrich 的手里又变得有趣起来。

老师都爱搞“project”。坦白地说，所谓“project”对老师来说，就是放松一两个星期，让学生来创造一切。这是真的，回家不用改作业，也用不着为写考试题头痛。你可以坐下来，舒舒服服地靠在那里，看着你的学生们像没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赶在“project”的期限前完成任务。很多老师都是这么做的。其实，这样的“project”，不少学生也都是应付而已，从教科书 (textbook) 里抄几段，就算完事。说来也是，又不是个个都要得 Noble Prize，不少人是看准将来去当兵、开卡车的，不抄才奇怪。

不过，Mr. Henrich 最不喜欢这种“projects”。在七年级刚开学的第一周里，Mr. Henrich 就对我们说：“如果我每天都照着教科书 (textbook) 一页一页地读给你们听，首先，我就感到无聊。我是个老师，如果老师都感到无聊，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让学生去照着做，你们不烦我都烦。特别是面对你们这群孩子（他指的是 SCOPE 天赋班），我更不能这样做！”

Mr. Henrich 把家庭作业也批评了一番：“我很明白，你们中的大多数，即便是做完了家庭作业，也不一定能学到些什么。所以，我宁愿让我的学生把精力集中在既有趣又能学到些东西的活动上。如果你喜欢读课本，请便，用你自己的时间。请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有太多‘Busy Work’……”

Mr. Henrich 在他课堂上组织的 project 和各种学习活动生动极了。Jeopardy 就是一例。

八年级的某一天，我们一走进 Mr. Henrich 的教室，就发现黑板上画着格子，标有不同价码的美元数目……大家都兴奋起来：“哇，Jeopardy！”

Mr. Henrich 笑眯眯地宣布“Henrich——Jeopardy”开始。

班里的男生对女生，Mr. Henrich 戏称是一场性别大战，看看哪一方算得上“the supreme gender”!

大家又叫又跳，很快就“阵线分明”了：男同学都坐在教室的左边，女同学都聚在右边。

竞赛的大题目包括：“Colonial America”，“Patrick Henry”，“Thomas Jefferson”，“English Imposed Taxes”等等，全都与美国大革命的历史有关，正是我们当时学习的内容。

比赛的规则是：一个男同学对抗一个女同学。两人都坐在离黑板同样距离的椅子上。听到问题后跑向黑板，用事先准备好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答案。谁写得又快又对，其代表的一方就可以得到相关的“钱”。同时还获得选择大题目的权力。

Mr. Henrich 还宣布，获胜队的每个人在下一次考试时都加 5 分。

很不幸，我们男生队一开场就失利。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先抢到了选择大题目的权力。她们内部合作得很好，选题前大家都通好了气，谁懂什么，都清清楚楚。结果，老师出的题都在她们的掌握之中。

当女生们的“财富”已经涨到 500 美元时，我们男生还是“不名一文”。

轮到我了，没出手之前，我已经想了个“坏”点子，要让好形势向我方转换。

Mr. Henrich 宣布的规则有：拼写一定要正确，不能用缩写 (abbreviations)，否则不算赢，等等。

总之，我计划中要做的事，他没有任何规定。我准备钻个小空子。

我的对手是 Erica Helton。我很清楚 Erica 能答得出绝大部分问题，所以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她的失误上。

她们选的大题目是“名人”。

这时，Mr. Henrich 给小问题：“这个人以他的快速机智和‘银舌 (silver tongue)’而出名！”

我还来不及想答案，也没等自己想清楚，就抢先跑上讲台，并随手把女队的粉笔向教室后面一丢。Erica 没有了粉笔，当然写不成了，等她把粉笔找回来，我已给自己争得了几秒钟思考的时间。

Erica 尖声叫喊着，跑到教室后面去找寻那支粉笔，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笑得从椅子上跌了下来。

糟糕的是，我光顾搞恶作剧，竟然没来得及想问题，眼看 Erica “卷土重来”，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我又心生一计：黑板上用一条中线分出男女队的地盘，我一鼓作气在女队的地盘上乱画一气，全画满了线，还把中线大大地向她们的地盘深处挪动了一块。

这时，女同学一边笑一边开始噤噤喳喳抱怨起来。当然，男同学却个个为我叫好。

Erica 使劲把我推开，擦去黑板上的乱线，开始在黑板上写答案。她刚刚写了个“Pat”，我的记忆力就恢复了。我一把把她推开，快速地写下“Patrick Henry”。

我这时的反应和动作要比当年的 Patrick Henry 都要快。

当我写完时，爱瑞卡只写了：“Patrick Hen……”

女生没完成拼写，这回我们总算“赢”了。

我马上跑进我们的“领土”，同队友们共同庆贺这个来之不易的第一次“胜利”。

Mr. Henrich 笑得脸都红了。他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说道：“男同学赢了他们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值 100 美元。但是……因为矿是靠‘小动作’赢得的这一题，我要从中减去 99 美元……”

这一下，对抗的成绩变成了 1 比 500，但男生终于拿到了选题权。

我们不怕落后，一路追赶……

下课铃响了，对抗的成绩已经变成 1149 比 1100。男生赢了！

女生一输就蔫。我们男生为自己庆功，好不得意了一阵子。每个男生在下一次考试时都会得加 5 分。

嘿，先别太得意忘形！老师还没做总评呢。

Mr. Henrich 大声宣布说：“今天的课大家都很努力，下次考试，每个人加 5 个附加分。”

听清楚了吗？是每一个人！

其实，Mr. Henrich 是在帮我们做考试前的复习呢。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互相竞争的环境，利用我们大家都想赢的心理，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拼命想多懂一些，主动从失误中学习。当然，这又是个有趣的、轻松的环境。有谁会拒绝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呢？

在 Mr. Henrich 班上，同学们都变得很爱学习，个个都想成为懂得最多的人。竞争几乎贯穿了整整两年。如果你是个老师，你发现你的学生都那么士气十足，那么，你应该拍拍自己的肩膀，祝贺一下自己。

因为，你干了件大好事！

Game or Project 游戏一回课题研究

有人说：“游戏人生”，我倒是游戏了一回 project。

八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Mr. Henrich 让我们做叫做 “The Civil War Project” 的很大的 project。同学们情绪高涨，都想露一手。每个人都要选择一个不同于他人但又与美国国内战争有关的题目。同学们选的多是战争期间的将军、英雄、武器、战争谋略、事件等等。

我选择了 “Battle of Antietam”。

我最喜欢的一部描写美国国内战争的电影，叫《Glory》。每次看我都会掉泪。电影中那个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军团在歧视中奋战，最后全军覆灭。那个全团人坦然走向死亡战场的情节，让我永远难忘。

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能做好这个课题研究。

根据我多年搞课题研究的经验，你必须做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才能非常投入，才会感到非常有意思。搞研究如果是那种“唉，不得不做……”的东西，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有的 project 也真够烦人的，不做嘛，不行；做嘛，又没多大意思。照我看，要搞 project 就要有趣，就应该是那种一说起来就兴奋：“嗨，太有趣啦！”

当时，我正着迷于一种叫做 “MUD” (Multi User Dungeon) 的电脑游戏，可以一玩就玩它几个小时。MUD 是一种网上玩的游戏，联上网后全世界的人都能玩。开始时，我仅仅是在人家的 MUD 上玩，后来我“解剖”了几个程序，发现了 MUD 的编程秘密。我搞到软件后，也试着搞起我自己的 MUD。让人家来我的 MUD 上玩不是更有趣嘛。

能不能把 MUD 与 Mr. Henrich 的课题研究连起来？我想了整整一个星期。我要做一个最具创造性、最具雄心的 project。

有一天，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什么才是让人亲身体验到国内战争的最好方式呢？为什么不能自己设计一个有关 “Battle of Antietam” 的 MUD 呢？I finally got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ambitious school project ideas I have ever had.

首先，我收集资料，并下工夫研究 “Battle of Antietam”。其次，我考虑怎么样用 MUD 的形式来表现一个个场景。然后，再研究怎么把有关的将士以及战斗的情节做成 MUD 中的一个“人物”。我必须按照准确的历史信息去给我的人物编好个性化的程序。

整个构思设计好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头，重要的是怎样把这个构思写成电脑程序。开始编程序后，才做到一半，我就意识到 I had taken a bigger bite than I could swallow ——我可能是“口大肚小”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和错误蹦出来 (popped up)，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 fix 这些 program 上的错误。还有一星期就得交“卷”了，我的朋友有一半也都完成了，我还在加班加点地干。每天我都编 program，做“人物”，直到深夜。到了该“交卷”的那个星期的星期一，我才终于大功告成，当时甭提我有多高兴了！

在临交卷的前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我的 MUD 是在我家的 PC 上写的，要在学校演示 MUD，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在学校看到我的 MUD，我必须让学校的电脑同我家的电脑联网，不能联网一切就要泡汤。

我立即问 Mr. Henrich 我能不能用他的电脑测试一下。

Mr. Henrich 嘛，那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笑着开玩笑说：“我可不要病毒哟！”

打开 Mr. Henrich 的电脑，我才发现，我们学校使用的苹果牌电脑根本无法联上我在 PC 上写的 MUD！我真想对天大声喊叫……

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像往常那样，在压力下干得更好些吧！我必须利用剩下的时间解决问题，15 分钟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种可以让苹果牌电脑联上我的 PC 电脑上的 MUD 的软件。我下载这个软件后，只剩下 3 分钟了。我又赶紧把它安装在 Mr. Henrich 的电脑上，并测试了它。当我确认明天我能使学校的苹果牌电脑联上我的 MUD 后，就急急忙忙赶去坐校车。这时，只剩下 3 秒钟车子就要开了。

校车一开，我又突然意识到另一个可能会使我几个星期的工作**前功尽弃**的问题：在学校演示 MUD，家里的电脑也必须同时运行才能共同联网。我人在学校，谁来管理家里的 MUD 的运行？你是否看过《Godfather》这部电影？它并不仅仅讲 mobs 和 gangsters 的相互仇杀，它还含有一些很深刻的意义。比如，“your family comes first”。我想，我的爸爸会 comes first。我决定教会我爸爸怎样管理 MUD 的运转，然后让爸爸代替我在家里管理 MUD 的运转。

我爸爸通常喜欢在人家很认真地恳求他的时候跟你打哈哈。这好像非常可笑，假如你看到我爸爸在我试图得到他的配合时他装得傻乎乎的样子时，那脸上的表情，你一定会相信这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

好在那晚上，我猜爸爸一定是看出我在这个 project 上的挫折感和认真态度，他很配合我，但还是打了哈哈，只不过降到了最低限度。他出奇专心地听我解说，并很快理解了要点，大约在 11 点 30 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使爸爸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管理好我的 MUD。他保证明天准时开机让 MUD 运行，一直到我放学回家。爸爸终于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要正常地联网，而 MUD 的 IP 地址是时时变化的，我必须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回家，向爸爸查询当时的 MUD 的 IP 地址，以便我能在班上汇报演示的时候准确地联接上 Mr. Henrich 的电脑。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冒险，对吧？猜猜看，后来怎么样？

第二天，到班里去汇报演示之前，我先要给爸爸打电话问 MUD 的 IP 地址，但一般学校是不允许学生用学校电话的，因为我跟秘书很熟（原因嘛，在有关 Ms. S. 一节里已有说明），我就到学校办公室去。

秘书说：“矿岩？你又有麻烦啦？”说着又是格格笑又是啧啧叹息，我甚至还没问她打电话的事呢，她就说：“你当然可以用电话。”

爸爸似乎一直在等我的这个电话，他很麻利地找到 MUD 的 IP 地址，并清楚地告诉了我。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承担了两个月的压力，我终于可以汇报和演示我的课题研究了。我走进 Mr. Henrich 的教室，稍稍有点迟了。然而 Mr. Henrich 似乎没看到我的“迟到”。我快步冲向电脑，去联接爸爸给我的地址……

哎呀！Blank! "Error connecting to remote computer."

我的眼珠几乎要蹦了出来，看着这行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我把所有我能想到的电脑问题都查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毛病！一定是爸爸那边出了问题……

让我重复一次，这个国内战争的 project 的成绩占 200 个 points，而半个学期的总点数才是 600 个 points。这可是我三分之一的成绩呀！

我有点**六神无主**了，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置于死地而后生。”

我跑到 Mr. Henrich 面前，像只可怜的小狗那样愁眉苦脸，向他半解释半恳求……

Mr. Henrich 看着我直笑。他看着我足有一分钟，然后说道：“Hmm……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我今天的按照字母排列的汇报演讲名单上，Huang（黄）似乎是排在了最后一个，但我又懒得去改它了，那你就明天吧……”他面部的表情装得奇奇怪怪的，但我看出他深藏在后面的笑意。

我们的 presentation 顺序是按各人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Huang 的 H 很靠前，谁都知道今天该轮到我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感谢他。

他说：“感谢我？为什么？我不过是把你的姓名拼写错了嘛！”

我们俩会心地相视一下，放声大笑。

这可是在“木偶戏风波”后不久的事，我真的是从心底里放声大笑！——为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呀！

这时，办公室的信息员跑来，递给 Mr. Henrich 一张粉红色的小纸条。这种粉红色的小纸条通常意味着有重要信息给老师或学生。

Mr. Henrich 意味深长地笑着，把粉红色的小纸条递给我，说道：“等一下，等一下，我想我还是把那个 project 名单改一改，你还是今天汇报演示吧！”说完自顾自地大笑。

我一看，那张粉红色纸条上写的是家里的我的 MUD 的 IP 地址！

后来回家后我才知道，在我打完电话，得到 IP 地址后，家里的电脑意外地停机，必须重新启动，这样一来原先爸爸已告诉我的 MUD 的 IP 地址就变了。我那个平时总爱和我打哈哈的爸爸竟然自己“闯”到 MUD 的世界去（那可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他的呀），找到了 IP 地址，然后又翻阅电话簿，查找到学校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到办公室，让人立即把 IP 地址送到 Mr. Henrich 的班上……

我打开电脑，接通 MUD，走进了我编制的“Battle of Antietam”的历史场景。我采用的是“回到历史”的方式，电脑里首先出现我们中学的校门，然后是我们班的同学们走进 Mr. Henrich 的教室。Mr. Henrich 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大的历史背景，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想看一看历史的真相，请拿上这把钥匙，打开这扇历史的大门，走进历史去作个采访吧。”

整个游戏把“Battle of Antietam”从大背景到具体的细节都介绍了一遍。我不但把 Mr. Henrich “做”进了我的游戏，班里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被我“编”进了游戏里。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自己在历史的游戏活动中，欢声笑语一阵高过一阵。大家都被我的 presentation 惊得一愣一愣的。特别是那些玩过 MUD 的同学们，简直是着了迷！

我在编程序时还不忘搞点笑，比如让 Mr. Henrich 穿戴着搭配错误的领带和衬衣，手里还拿着个网球拍。看到自己在电脑中的那副滑稽相，Mr. Henrich 开怀大笑，那笑声足足抵得上两三个人的笑声的总和。

全班所有的汇报都演示完后，Mr. Henrich 把我的 project 的最后成绩给我。我看到我的成绩，笑了，因为它真像一个玩笑呀！

总点数是：260points；最终成绩是：130%。

要知道，按规定：最高点数是 200points，满分是 100%。

Mr. Henrich 对我说：“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 project。非常具有创造性！”说着他拿起网球拍，“今天网球队训练，你来吗？”

好啦，我忘了说，Mr. Henrich 是学校网球队的教练。下了课，我又是他的队员。

Channel 9 Nightly News

第九频道新闻

我知道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看过电视新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拍过电视新闻。即使是拍过电视新闻的，也不可能有哪一个能幸运地回到 200 年前，去拍当时的“新”闻。信不信由你，在 Mr. Henrich 的班里，我们全班同学都当了一回 200 年前的新闻人物，还兼新闻记者，我们制作了电视发明之前的“电视新闻”。

我们当时正在学美国大革命后期的历史。大革命后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有趣故事，Mr. Henrich 决定让我们全班同学都回到百年前的历史里，以一个电视新闻记者的眼光，来报道一些历史事件。同学们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组代表一个不同的电视台去报道一个不同的历史事件。这是我们做的另一个 project。

很幸运，我和 Matt 又分到了一个组。我们要报道的“breaking story”是 Tripoli War。因为我们小组的电视节目叫“Channel 9 Nightly News”，所以，我就把这个 project 也叫做“Channel 9 Nightly News”。

Tripoli 是个北非小国家，在 19 世纪初同美国曾有过几年战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个隐藏在美国大革命影子下的一个小小事件。我相信很多老师不会对此感兴趣。当然，Mr. Henrich 并不这样认为。

Tripoli War 的故事情节很长。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历史事件的背景：

在非洲大陆的最北端，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一带，有四个很大的对外贸易港。几百年来，这一带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各国商船来往频繁。这四个港口中，有一个叫 Tripoli。

当地的一群海盗控制了这些港口，各国的贸易船只都必须交保护费才能进出。当时，英国很强大，但他们没有摧毁那些海盗，相反地付更多的钱收买了海盗，让他们破坏、捣毁其他国家的商船，以便独霸国际市场。

There was a strip of land on the northern border of Africa, including modern day Libya, along that northern border were four extremely large ports. The four ports were known collectively as Barbary. For hundreds of years, as groups of pirates had ravaged ships that passed through these ports if they weren't paid tribute.

Among those who paid this small band of pirates was England. England was definitely strong enough to overcome the band of pirates, but England actually paid the pirates extra to attack ship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ile America was still a colony, the pirates had never attacked American ships because America was still considered a part of Britain. But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pirates started to attack the American ships, which passed through port. America had to sign a treaty and pay an annual amount of tribute money to the pirates of Barbary.

1801 年，在英国的暗中支持下，Tripoli 的国王要求美国交付更多的保护费，否则就让海盗 (pirates) 袭击所有美国商船。美国当时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一口拒绝了这种海盗式的威胁。很快，美国和 Tripoli 开始了海战。

战争持续了三年，在这当中美国的一艘战舰“Philadelphia”被 Tripoli 俘获。一位勇敢的年轻水手 Stephen Decatur 假扮成海盗，混到 Philadelphia 上把战舰给烧毁了。

1805 年，Tripoli 终于同美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是美国独立后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事件。

我不能想像，自己坐在教室里天天去背这些东西。这不就像一群人坐在草地上，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草长大一样那么无聊吗？ Might as well watch the grass grow.

感谢上帝，Mr. Henrich 没让我们去死背这些东西，而是让我们制作电视节目。我们可以当节目主持人，当记者，当摄影师，还可以当海盗什么的，这多有意思啊！

开始拍电视片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的新闻节目安排好了。有当地新闻、体育新闻、气象消息。有的是乱编的，如体育新闻我们编了一条英国棒球消息。当地新闻是从旧报纸上找来的。气象消息采用了 Cincinnati 当天的天气预报。花时间最多的、费了最多心机的是编写 top story: Tripoli 战争结束和有关战争的重点报道。

开拍新闻那天，为谁当什么角色，大家简直争得一塌糊涂。若是换成读 textbook，多少人会去这么争呢？我看一定不会有这么热闹。

最后我争到了三个角色：节目主持人、Tripoli 的国王和一个海盗。Matt 当了 Thomas Jefferson，还当一个海盗。

我们的节目里有 Tripoli 的国王向美国挑衅的镜头，也有 Jefferson 斩钉截铁地拒绝威胁的片段。还有海盗们袭击商船的记录（同学们扮起海盗来个个都像 Peter Pan 中的铁钩手船长的手下）。当然，还有对孤胆英雄 Stephen Decatur 的专访。

我们的“Channel 9 Nightly News”编得有头有尾。连我们自己都差不多相信，200 年前的电视就不过如此了。最后，是各组的汇报放映。看着看着，全班同学仿佛一下子都回到了 200 年前……

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电视形象，尽管都知道是那么回事，但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特殊感觉。做了这个有趣的电视节目，Tripoli 战争就再也忘记不了啦。一回忆起自己在电视里的镜头，许多有关战争的资料也就从心里冒出来。

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我没当过国王、总统，扮不太像，也就算了。我和 Matt 都没当过海盗，但我俩扮演的“海盗”不是像不像的问题，而是整个儿的一个海盗！

（本周作业在第 67 页。）

注意：

一、第八周的作业是写作文。请参照《放飞美国》的格式，写出自己的一个老师的三件事。要求写 400 字以上，见第 68 页。

二、秋季开学的第一周，同学要把暑假作业剪下交给老师，并准备听写以下词汇：

迫不及待	一败涂地	充满情趣	起早贪黑	任劳任怨	难能可贵
千真万确	闭目养神	滔滔不绝	先发制人	慢条斯理	大名鼎鼎
欲罢不能	扣人心弦	一往情深	与生俱来	目瞪口呆	从天而降
捧腹大笑	胡说八道	金榜题名	一塌糊涂	与众不同	不可思议
五花八门	离奇古怪	无穷无尽	妙笔生花	画蛇添足	天涯海角
独一无二	周而复始	奇谈怪论	毫不留情	照本宣科	无稽之谈
自相矛盾	喊冤叫屈	不屑一顾	不以为然	归根结底	为所欲为
无可挑剔	枯燥无聊	趣味横生	心照不宣	迫不及待	充满智慧
不可思议	一饱眼福	自由自在	信以为真	手忙脚乱	默默无语
三生有幸	滔滔不绝	愁眉苦脸	大难当头	潇洒自如	变化多端
没头苍蝇	卷土重来	一输就蔫	得意忘形	游戏人生	大功告成
前功尽弃	六神无主	意味深长	来往频繁	斩钉截铁	孤胆英雄
别出心裁	不拘小节	七嘴八舌			

第一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1-4页，然后填空：

如果有一天，你从课堂里走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刚刚 _____ 的一点东西，将对你的一生都 _____ ；或者它总是让你 _____，去寻求结果；祝贺你，你得到了一个好老师。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迫不及待	
一败涂地	
充满情趣	
默默无语	
起早贪黑	
任劳任怨	
难能可贵	

三、判断对错：

- 1、作者说，他在美国已前后进过了5所学校。对 错
- 2、作者认为，美国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在美国挣钱并不容易。对 错
- 3、第三种老师往往能影响和改变学生一生的生活。对 错



第二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5-11页，然后填空：

大家的 _____ 异常活跃，都试图要证明 Anunaki 理论要比 _____、
比 _____ 更有道理。有人指出，人类对神、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是
Anunaki 人来到过地球的一个旁证；也有人找出当年 _____ 第一次到美洲大陆
时，土著 _____ 主动给了他们很多金子的故事，想为 Anunaki 理论提供证据。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千真万确	
闭目养神	
滔滔不绝	
先发制人	
慢条斯理	
大名鼎鼎	
欲罢不能	
扣人心弦	
一往情深	
与生俱来	
目瞪口呆	
从天而降	

三、判断对错：

- 1、 Mr. Borman 很会讲故事。 对 错
- 2、 Mr. Borman 被袋鼠的右勾拳打倒了。 对 错
- 3、 Mr. Borman 在课堂上用袋鼠喉管吹奏出美妙的音乐。 对 错



第三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12-24页，然后填空：

假如你一个劲地去 _____ 它们，去决定 _____，还不如认同这二者都重要，
_____。没有很好的 _____， _____ 根本无法表现；只有画技，而没有创造性，你又根本没有 _____ 的特性可表现。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捧腹大笑	
胡说八道	
金榜题名	
一塌糊涂	
与众不同	
不可思议	
五花八门	
离奇古怪	
无穷无尽	
妙笔生花	
画蛇添足	
天涯海角	

三、判断对错：

- 1、学会在画画之前静下心来，是进入创作境界的第一步。对 错
- 2、作者用右手画的外星人是老 Wanda。对 错
- 3、有一次，作者把老 Wanda 的脸画成了一个变形的猴子。对 错



第四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25-34页，然后填空：

是的，我从她的课堂上是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甚至是_____的东西，也就是那句美国的_____：“Life is fair. Its unfair to everyone.”意思是：“_____，因为它对每个人都是_____的。”我将带着它，走完我的高中，我的大学，走进我未来的生活。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独一无二	
周而复始	
奇谈怪论	
毫不留情	
照本宣科	
无稽之谈	
自相矛盾	
喊冤叫屈	
不屑一顾	
不以为然	
归根结底	
为所欲为	

三、判断对错：

- 1、在课堂表演操作时， Steve 选了只带轮子的牛，作者拣出个狮子。 对 错
- 2、电视节目主持人 Bill Nye 是一个干干瘦瘦的、很精明很幽默的人。 对 错
- 3、作者和 Steve 一组，选了天然气 (natural gas) 做研究课题。 对 错



第五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35-44页，然后填空：

Mrs. Abrams _____ 想着她的学生，_____ 她上了一天课，她 _____ 能准确地叫出全班人的名字，甚至 _____ 我的名字这种带四声的发音，她 _____ 叫得 _____。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无可挑剔	
枯燥无聊	
趣味横生	
心照不宣	
迫不及待	
充满智慧	
不可思议	
一饱眼福	
自由自在	
信以为真	
手忙脚乱	
无可挑剔	

三、判断对错：

- 1、Mrs. Abrams 把枯燥无味的语法课变成了趣味横生的语法课。对 错
- 2、学写作文的时候，文章的结构并不重要。对 错
- 3、午饭后是 Mrs. Abrams 的英语课，Jack 最后一个进教室。对 错



第六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44-52页，然后填空：

Mr. Henrich 是个老师，是个真正在学校 _____ 的老师。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不敢肯定，_____ 我处在他的处境，我 _____ 也能像他那样做。世界上有谁会为了两个 4 个月后将要 _____ 离校的学生，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来 _____ 呢？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三生有幸	
滔滔不绝	
愁眉苦脸	
大难当头	
潇洒自如	
变化多端	
别出心裁	
不拘小节	
七嘴八舌	

三、判断对错：

- 1、有一天， Mr. Henrich 上唇右边的胡子和下唇左边的胡子都刮光了。 对 错
- 2、调皮的 Rick 趁没人注意，一头钻进 Dale 的大纸盒道具里。 对 错
- 3、 Mr. Henrich 给校长助理和校长都写了信， 对 错



第七周作业

一、阅读《放飞美国》53-59页，然后填空：

在 Mr. Henrich 班上，同学们都变得很爱学习，个个都想成为 _____ 的人。_____ 争几乎 _____ 了整整两年。如果你是个老师，发现你的学生都那么 _____，那么，你应该拍拍自己的肩膀，_____ 一下自己，因为你干了件 _____！

二、抄写以下词汇，每个写二遍，并写出词汇的意思（可以用英文）：

抄写词汇	解释词汇（可以用英文）
没头苍蝇	
卷土重来	
一输就蔫	
得意忘形	
游戏人生	
大功告成	
前功尽弃	
六神无主	
意味深长	
来往频繁	
斩钉截铁	
孤胆英雄	

三、判断对错：

- 1、下课铃响了，对抗的成绩已经变成 1149 比 1100. 女生赢了！对 错
- 2、Mr. Henrich 是学校网球队的教练。对 错
- 3、在自编的电视节目中，Matt 当了节目主持人。对 错



